



萨拉巴梵医生(Dr. Sara Pavan) 著

周德惠 译

Ooru Ledu , Peru Ledu

无国无名

No Country No Name



原著 / : Ooru Ledu , Peru Ledu

Original Title (No Country , No Name)

作者 / Author : 萨拉巴梵医生 (Dr. Sara Pavan)

中文译者 : 周德惠 (Bro. Chiew Teck Ho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中译文出版 : Sathya Sai Centre Selegie(Singapore)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Month /Year : Nov 2010 (2000 copies)

Chinese Translation by



每一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

社会是人类的一肢。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肢。

大自然是神的一肢。

——峇峇

五大否定

Naakoka Ooru Ledu
我不属于任何‘国家’

Naakoka Peru Ledu
我没有‘名字’

Naakoka Jaathi Ledu
我不属于任何‘种族’

Naakoka Matham Ledu
我不属于任何‘宗教’

Naakoka Pani Ledu
我没有‘我自己’的‘义务’

五大肯定

Manava Jaathi Okkate

只有一种人类

Atma Okkate

只有一个阿特玛

Param Brahmam Okkate

只有一个无上之主

Parama Prema Okkate

只有一个无上之爱

Parama Shakti Okkate

只有一种根本能量

“由于我们执著于肉身及其器官，我们继续赞美世界的美丽。如果一个人对其肉身有所执著，他就迷恋他的感官。只要人为外在事物所吸引，他就逃不出苦与乐、得和失、喜及悲的束缚。然而，如果他被他之内及在万物之内的神的荣耀所吸引，他就得以超越这些二元性而进入完美的平和境界。为了避开喜与乐之波浪的冲击，你应该培育‘舍离’，一种平等看待喜与悲的平常心并视喜与悲都是神恩典的一个信号。斯里罗摩基士拿 (Sri Ramakrishna) 说，当你剥开菠萝蜜 (或木菠萝) 时，如果你要避免你的手沾上白色黏液，你就得涂上一些油在手上。同样地，他说，“如果你不想世界和其反应胶着于你，你就得用几滴‘舍离’之油涂在你的心念上。这‘舍离’引领你对神作出最深切的渴望。”

峇峇

□ (‘峇峇，赛的气息’；‘沙迪亚赛峇峇教导的概要’， “执著”)



首先我得感谢斯瓦米，祂一开始就为此书作了周详的安排和编制而这就是执行祂的意愿。在祂独特的方式中，斯瓦米选择了纽西兰的林克莱格勒（Lyn Kriegluer）来鼓励我执笔。她自始至终提供给我那样有价值的、编写方面的协助。我非常感激林克莱格勒，她也提供了一些斯瓦米的语录。

我感激百善地尼乐园“斯里沙迪亚赛修行信托委员会”，允许我采用他们出版的“永恒的战车御者”（Sanathana Sarathi）、“沙迪亚赛说”（Sathya Sai Speaks）、“真、善、美”（Sathyam Sivam Sundaram）、“平达弯夏令营浸濡”（Summer Showers in Brindavan）及“峇峇，赛的气息”（Baba, The Breath of Sai）以及其他资料，所有这一切都是书中的注脚。我很感

激精舍里的长者，他们提供可贵的指导和意见。

很荣幸蒙维韦阿南达乃克(Vivek Ananda Naicker)细心为此书校订、斧正以及多纳梵麦多诺 (Donavan McDonough)的排版，我谨于此致以万分的谢意。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挺身而出以无私的爱来协助。我也要感谢“唵卡拉凸版印刷商”的快速而完美的服务。最后，我还得感谢内人及家庭成员给予不断的支持、建议、爱和鼓励。

我再一次感谢您，斯瓦米，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

Jai Sai Ram



目录

五大否定	i
五大肯定	ii
答谢	iv
序	vii
1) 第一章：我不属于任何国家	1
2) 第二章：我没有名字	11
3) 第三章：我不属于任何种族	21
4) 第四章：我不属于任何宗教	30
5) 第五章：我没有我自己的义务	47
6) 第六章：只有一种人类	61
7) 第七章：只有一个阿特玛	74
8) 第八章：只有一个无上之主	88
9) 第九章：只有一个无上之爱	101
10) 第十章：只有一种根本能量	114

序



Ooru Ledu , Peru Ledu 是泰卢固语，意思是，“我无国亦无名”。1997年有一个来自英国的信徒邀请我奉献我收集的斯瓦米的幽默隽语来出版一本小册子。于是，我们互相交换各自收集的斯瓦米即兴说出的如珠妙语，以一种巧妙回答和双关语的方式呈现。

有一次在‘达瞻’(darshan 现身)时，斯瓦米问一位外国女士，来自何处。她回答，“Peru”（秘鲁）。斯瓦米不假思索地立即回应，“Ooru Ledu.....Peru Ledu.....”然后继续向前走！你或会推测斯瓦米告诉她，她既无国亦无名。

深思斯瓦米的话，我认为祂是在告诉这位女士，祂既无国亦无名！斯瓦米问她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她直截了当地给予回答。她是南美洲的秘鲁人(Peruvian)

。斯瓦米的话中常带有深邃的意义。该女士不了解斯瓦米说的泰卢固语(Telugu)。这对话是在斯瓦米与一个秘鲁人之间进行的。她仅说出她隶属的国家名字。斯瓦米也以泰卢固语告诉她，有关祂自己的想法：Ooru ledu...Peru ledu，意思是‘我没有国家...我没有名字’！神能属于任何特别的国家或拥有任何特别的名字吗？世界是祂的宅第而一切名皆属于祂。如果我们认识，我们与神是为一体，那我们也应该没有任何特别国家的限制。

当我深思斯瓦米的神圣话语时，我可以把祂精奥的妙语回答的真义与我个人的生活连系起来，真有天衣无缝之感。我住过若干国家而我确实没有称得上是我故乡的国家在这地球上。就连我的名字也更改了。我个人的经验和际遇也与一般人有极大的差异。我常觉得我自己的观念与众人的心态有格格不入的现象；这迫使我离开众人的一个限定的生活圈子，当然也使我吃了很大的苦头。事后想想，这些苦头确实成了‘跳板’，使我从不当的执著中解放出

来。

蒙斯瓦米的宠爱，一系列的激励和肯定自动地降临于我。这些就是形成这本小册子，Ooru Ledu , Peru Ledu (无国，无名)的根基。我不谙泰卢固语。住在百善地尼乐园(Prasanti Nilayam)几年，我也学会一些泰卢固字。泰卢固的ledu 是否定的意思，与我意识中的五个关键字眼：Ooru , Peru , Jaathi , Matham 和 Pani (国家、名字、种族、宗教和义务)相关。Okkate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的肯定，与 Manava Jaathi , Atma , Param Brahmam , Parama Prema 和 Parama Shakti (人性、自性、无上之主、无上之爱和基本能量)相扣。我能把所有这一些给联系起来。就我而言，它们都具有一个深邃的灵性意义。

因斯瓦米的恩典，在生活中，我体验到了所有五个否定和三个肯定——一个人种，一个无上之主，及一个无上之爱。斯瓦米的教导清楚地揭开基本的真相，使我直觉其余的两个肯定——一个阿特玛(自性)和一个基本能量，也就是万物背后的源头、力量和

生计。我开始视这一些为我个人的‘十诫’。生活于吾人神圣导师的现身之前，那么的亲近，自然就塑造和重建我的思想和理念。祂神圣的火光，持续把我心理的杂质焚毁。薄伽梵峇峇简单而直接的教导是全人类的一份礼物。祂的福音是解除无尽痛苦与轮回的法门与诀窍。

仅凭斯瓦米的恩典，我已在生活中体验到全世界的一个浩瀚的分殊性，完全被祂那‘看不见的手’从诸多灾难中把我牵引出来。祂让我体验到生活中所有的极端并在祂监视下让我陷入死角；迫使我朝向平静核心迈进。斯瓦米给了我无数艰苦的试练、体验和见识。祂已成为我的‘自我—电流’的一个永恒的开关器而它已是一个很长的学习曲线。否则，此书决不可能面世。

仅靠知识绝不能解除人类的束缚。成千上万的学者受困于二元性和生活中的起起落落而不能了脱生死的轮回。首先，人必须摆脱无明并远离欲望、执著

和虚妄的牵扯。这牵扯可比为引力。就像发射一颗卫星，它必须脱离地球引力，方能进入预定的轨道。人，一样，必须提升自己至更高的意识层次，摆脱‘肉身认同’及其相关的执著、欲望、好恶的牵扯以体验真正的超脱。

我敬爱的斯瓦米已激励我并利用我作为祂的工具，使此书得以面世以协助读者找到一条通往神的道路，而其明显的路标就是‘一体性’并借纯净体现神性。

我感恩和顶礼于我的导师兼最敬爱的主，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的神圣莲花足下。若非祂的爱、鼓励和最深的敦促，这本小册子，也就是祂的书，就不会顺利完成了。安排适当人选协助我完成这任务的就只斯瓦米自己。祂于2010年1月22日亲切地祝福这本册子的最后稿件。

第一版印刷一万本，并于2010年3月11日供奉给斯瓦米发布。薄伽梵接受2200本并于2010年3月

16日乌卡迪(Ugadi 泰卢固新年)节日作为‘供品’(Prasadam)分发给祂的学生、教职员、医生以及贵宾们。在祂的神圣讲道结束之后和分发本书之前，斯瓦米问坐在祂前面的一个学生，“你是哪里来的？”当那学生回答，“孟买”(Mumbai)时，斯瓦米回应说，“你的身体来自孟买，你不属于任何特别的地方。”

愿斯瓦米的爱经由本书的每一页流入每一个读者的心坎里。真理是永恒的、普遍存在的。

我一直感恩斯瓦米，我的万主之主，谨此，献上此书。

Jai Sai Ram

萨拉巴梵医生(Dr. Sara Pavan)
百善地尼乐园(Prashanti Nilayam)

Naakoka Ooru Ledu :



“这世界是一个广大的社会。其内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而是爱把人与人拉在一起，使人彼此以亲人相待的……只要你打开你内在之眼去想象此情况，你即会体认，‘国家只有一个，它叫人类’的真相。宗教只有一种，那是爱的宗教。”

☐ (摘自《沙迪亚赛说》第八集)

Ooru Ledu , Peru Ledu 是泰卢固语，意思是，“我既无国亦无名”。在给南美洲秘鲁的一个女信徒的巧妙回答中，斯瓦米说，“Ooru Ledu , Peru Ledu”。灵修是体认本来面目的过程。斯瓦米告诉我们，“在你之内有三个你——你认为的自己，他人认为的

你及你真正的自己。”国家、名字、种族、宗教、职业、资产、银行存款、家庭、亲戚、朋友、身份——凡此种种皆属于肉身所有，终将化为尘土。灵性生活如一条河流，流经许多地方，从不停滞，继续流向大海。河水的流向为大自然所定而地心吸力正操作这项任务——河水不能作主。生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旅程直至最终融于其源头，圣灵的海洋。

在1980年12月29日第二次获得斯瓦米召见，进入会谈室，那是我们第一次拜访百善地尼乐园。薄伽梵对我说，“我已派遣你到许多国家去吸取经验。现在我特别为你选了澳洲，这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我认为祂的意思是澳洲最适合我的灵性成长。确实是如此，澳洲是唯一的国家能给我生活上的稳定，和物质上的富足，然后是灵性上的成长。

回顾此生，过去卅年受到斯瓦米的爱与智慧的拥抱，使我现在得以一睹神的手伸入于我这活跃的、多切面的和最终达致圆满的生命所呈现的一切显而易

见的撞击和跳动之中。随着我个人生活和医疗事业的进展，我不得不多次改换国家居住。当我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时，极大的障碍和频繁的挫折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包括有关居留权和公民权等问题的不确定。

我于 1938 年诞生于英殖民地的马来亚，所以我自动地成为英国公民。不公平的条规否定了我出生地赋予的权利；不可预见的情况逼我离开我祖先的国家。命运注定我到处流荡。我居住了好几个国家，直至 1975 年定居于澳洲并成了澳洲公民但还保留英国公民权。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父母以英国旅行证书回返锡兰(斯里兰卡)，有终老于祖先国家的意愿。1959 年，我廿一岁，就读于医学院，我拒绝放弃我的英国公民权。按照规定，若要领取锡兰公民权就必须放弃英国国籍。我违背了父母的心愿，因为在 1958 年第一次与泰米尔族起了冲突并酝酿社会的动乱，我看到我在锡兰的前途，一片暗淡。毕业后，我在锡兰完成实习医生的训练，然后结婚

并于1965年持英领事馆所发的英国护照离开祖先的国家向外发展。那时，每人只准携带区区三英镑十先令出国！内人与我刚刚获得在新加坡的一个‘签约’工作，为期三年，待遇较低而条件也比其他外国人不同。在事业方面，我一样没有选择权。我无奈地选择了麻醉师这一行，当时是没有人要选的。在两年内，我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变和挫折——我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在1967年英政府正因东非亚人大量涌入英国而制定新移民条例，否定我进入大不列颠的权利——纵使我持有他们所发的护照。

1968年我获得澳洲所发的移民签证，不再是个‘无国’者，于是我就可以到英国去完成我的专业训练。伦敦的内政部发给了我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和护照。然而，住了四年，尝到了仇视亚裔移民的光头仔的种族歧视，我们决定离开大英帝国。1972年我们移民纽西兰，三年后又转到澳洲悉尼。我们快乐地定居于悉尼，事业也一帆风顺，但为期不长！斯

瓦米于1980年走进我的生活圈子并改变了一切；我们又开始四海为家了。在1980年12月的召见中，祂告诉我们，祂在十年后要在布达峇地建一间专科医院而我们会离开澳洲与祂住在一块并服务祂。

回顾过去，在中小学时，我就面对诸多问题。我父亲只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我在乡村里的一间学校就读并对接受高深教育充满了希望。父亲负担不起我进入高等教育的费用而我只好想到念完十一年中学教育后找份文书工作就算了。由于我第一个志愿是考进医学院，于是，亲戚朋友都前来祝贺和支持，变卖土地，给我经济上的援助。在上大学前，我连鞋都穿不起。我梦想成为一个外科医生但命运偏偏跟我作对。不论我移居到哪儿，我都不是‘当地人’。身为一个‘外人’，我形同一个‘残疾人士’而只能捡些面包屑来吃。如要成功，就非得加倍努力不可。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就在‘溜冰鞋’上，一直在动，不能在任何国家‘立正’。我一直为自己的‘乖戾命运’感到哀伤和苦

恼，觉得自己毫无道理地被牺牲了——失于认知神的恩典一直在这一切背后为我操作，使我获得真正而持久的灵性宝藏——不是银，不是金也不是世俗身份。斯瓦米说，“若拥有我，你拥有一切。”

1997年2月在百善地庆祝华人新年时，斯瓦米恩赐一则感人肺腑的讲道：

“你的心是你的国家。整个世界是一座大厦，内有很多房间。每一个国家就是大厦内的一间房。是故，整个世界应被视为一个国。如你认为肢体乃身体的一部份，你就应该考虑心在其内的作用。心将血液传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份。正理和正义构成血液，维系所有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日历与节庆方面，国与国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的。就一切而言，根源就在人心。当‘一体性’的理念确立于人心后，世界大同之日就会降临了。”

□ (1997年2月13日华人新年讲道)

说“我没有国家”，因此，并不是把我自己跟“国”这个字的本意分开。它恰恰相反；它促进一个‘越界’的过程，打破了国有国界的划分界限；其实，哪里有坚固的隔间将它们隔开！耶稣说，“人不仅靠面包生活”。人也需要灵粮，引领探索中的灵魂稳健地步向更崇高的真理(真实)。表面上，相貌各有不同。很少人了解灵性的方面。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传统：统一这一切的基本一体性就是真理，只是真理而那真理就是神，没有别的。领土完整的理念不是人的创造。它是大自然的一部份，生存的一部份。在动物王国里，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那儿，一群动物找到它们的居所并采取行动，确保安全和加以守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逐一瓦解，现仍持续。在世界历史中，集团起起落落，穷兵黩武的强国往往遭到另一个部落或国家的歼灭。如果大家相安无事，而我们的国家发展得好，昌盛繁荣，我们舒适地生活在四面围墙之内，我们国界之内，我们就会感觉到与邻国有

‘不同’之处。困难时期，如现在，当各种结构在我们周围瓦解时，这是我们要问，‘这结束后，又是什么？’的最佳时机。

对‘地球属于一切众生并且也有足够的资源让众生分享’的这个真相，世人开始有所觉悟。凡能得到的就必须珍惜和保存——水、森林、海洋、食物、空气，不要污染宝贵的地球——仅列举数类于此。就如语文一样，通过其他语文的交流之后，取长补短，填补所缺，自己的语文就更显得丰富。社会也是如此，它已学会了吸取多年交往的精华以改造自己，不论是通过侵略或其他方式。独立并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圆满；它留给每一个国家的，是一种混杂的国度，混合了东方与西方的价值观。民主，虽不完美，却已成了带来灵性觉醒的一个工具。互相依存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拉丁文有一则格言，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尚未获得足够的灵性改造以使一个真正的民主正常操作。真正的民

主只有凭借灵性的了解去实行，不是借宗教，不是借语文，不是借资源，不是借武器或其他种类的世俗力量。国家今日所处的地位，从灵性觉知来看，它们是一个混杂的包包。具备人道主义的领导者，他们总是致力于带来崇高理想的果实。真正的改造始于每一个人的内心而此心就是每一个人的真正国家。国籍、护照、出生证书、出生国家、原籍地、现在地址——从灵性的思维和改造观之，这一切都不重要。

“吠陀经指示达至无生无死的‘永恒至福之境界’的康庄大道。人们知道有关中国、俄国或美国的详细情况；他们知道有关太平洋或北极岛屿的火山情况，但他们却不知道有关他们自己内在世界的一点一滴。在他们之内有五种这样的内心世界，但他们只知道最外面的物质玻璃窗扉——内装有肉身。即便如此，亦仅是一种觉知而不是完整的识，还有更深一层的，他们一无所知。那些意识到物质玻璃窗扉者只能声称他们是情欲、物欲和贪婪的化身而已

。他们会随欲望之风摇曳。他们很少能控制这些狂风而提升至寓于他们之内的神所规定的更崇高德行的要求。”

“体认了你的本来面目，你就不会认同这个肉身了。这会使你摆脱疾病的纠缠。你就自在了。”

□ 取自《沙迪亚赛说》及《峇峇，赛的气息》

肉身或属于国家但内在的‘自性’却在国家之上。它是神。

Naakoka Ooru ledu : 我没有国家。

Naakoka , Peru Ledu :



一切名是祂的。没有一个名字不是祂的。

“没有一个名字不属于祂。为了体认个灵(Jiva 命我)之所由来的源头，神，个灵于是穿上了这肉身。所以说‘人身难得’就是这个原因.....由于你以名和相自比，你在世上看到的尽是二元性。如果你看到名相之外的，你到处就看到一体性了。”

☐ (取《沙迪亚赛说》第四集三十章)

Naakoka Peru Ledu：我没有名字。当我现在想到我自己的名字时，我体认到它仅是一个贴在我身上的‘牌照’，以便在这尘世间活动、操作。真正的我就是内寓者，一如驾驶员之于汽车。粗糙之身是行动的车子，而在大限之后即归尘土。精微之身是‘体验’的车子，继续向前走它自己的路程而在大限之

后，标贴于因果身之上。峇峇说，“你原来的名字是阿特玛(Atma 自性)。后来的名字是为你身体而取的！”

萨拉瓦纳巴梵(Saravanapavan)是我在出生时取的名字，如出生证明书所示。我父亲的名字是维卢比莱(Veluppillai)。两个名字都是主苏伯拉曼尼亚(Subramaniya)的外号，经常为泰米尔(Tamil)的湿婆派信徒(Saivaites)所采用。因此，V.Saravanapavan 就是我的全名。那个时候，在印度教徒之间无所谓的‘姓’和‘名’之观念的存在。每一个男女都有他自己的名字，最好是标明‘某某人’之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姓’、名字、基督教圣名或其他名字都大行其道。

1974年当我在纽西兰行医时，若用拗口的名字，如Veluppilla Saravanapavan是不切实际的。我自行采用了萨拉巴梵(Sara Pavan)这个名字但为纽西兰医药协会所否决，只用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在只有一方

执行的契约下，我最终被逼改名为萨拉维卢比莱巴梵(Sara Velupillai Pavan)——萨拉(Sara)居首，巴梵(Pavan)居后，保留我父亲之名，维卢比莱(Velupillai)而置于中间，并且把瓦纳(Vana)抛到森林里去；Vana也意指森林！我当时并不知道巴梵(Pavan)就是风神的另一个名字，也就是哈奴曼(Hanuman猴神)的父亲，常为毗湿奴派信徒(Vaishnavaites)所引用。萨拉(Sara)在西方世界多为女性所用而那些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我是个女士。就如到了另一个国家需换上新车牌一样，我这肉身的名字也因国而改变——在纽西兰是萨拉维卢比莱巴梵或 Sara V.Pavan！然而，在我之内的阿特玛，“驾驶员”，仍旧是同一个。

每一个人出生后都取有一个名字。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名字在极大程度上都能代表我们——不论你喜欢与否，就像我们尝试取得个人专用汽车的车牌一样。当父母为一个新生婴儿取名时，他们通常慎重考虑，选了又选，才把名字决定下来。小孩和少年可

执著于他们名字的意思和出处而选择他们喜欢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总会有其意义；它通常持有一个固有的正面的信息。当然我们不会为婴儿取一个恶人的名字。在讲述主罗摩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时，斯瓦米评论：

“今天，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女性取名为吉迦伊 (Kai-keyi) 或曼他罗 (Manthara) 的吗？你看到妇女取名为侨萨里雅 (Kausalya)，但绝不是吉迦伊或曼他罗。吉查卡 (Keechaka) 把邪恶的眼光投向黑公主 (Draupadi) 而最终他的命运就断送在比玛 (Bhima 译注：般度五子之老二，即怖军) 手上。你可曾听说有人取名吉查卡的吗？没有。那些曾沉缅于邪恶言论，邪恶行动或有邪恶视觉的人，他们的名字遗臭万年，在世上绝无立足的余地。” (2001 年 4 月 2 日神圣讲道)

在所有时代里，名字的选用向来与经书、神祇、神圣实体、圣贤及渴望的、神圣的素质都有连带关系。出自圣经的、拉丁的、希腊的和希伯来的名字跟

神都有一种圣洁关联并且一直流行于西方文化。约翰(John)：耶和华(Jehovah)一直是仁慈的。爱德华(Edward)：幸福的保护者。安妮(Anne)：纪念圣安妮圣母马利亚的母亲。阿拉伯名字常祈求先知穆罕默德及回教预言家的赐福，例如：阿都拉(Allah)，阿拉(Allah)的仆人，或法蒂玛(Fatima)，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之妻。印度教徒的名字则与圣者不无关系。在实际用途上，我的名字只是此身的一个牌照，仅是作为我灵魂表达它自己的一辆车子。“我”是我肉身之车的司机而我已在诸多前世驾驶了许多这样的车子。皮肤是车子的颜色而舌头有如车子的喇叭。舌头因说过多的话而比什么都招惹更多的麻烦。我真实的、原来的名字是阿特玛(Atma，自性、纯灵)。

肉身是什么？‘我’是谁？斯瓦米已给予揭示。

“真的，人不仅是肉身；他是肉身的内寓者。在人类身体之内的寓者与人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你能从身体内寓者的圣洁层面获得真正的至福但你不能

从物质的身体得到任何至福。身体是用来体悟和体现至善的。然而，身体是一个随时都会出问题的工具，而每一时刻都要重新整修、装配，于是乎，在这种过程中，它就愈趋衰弱。父亲骄傲地说，“我的儿子长得很快，”其实，是他的生命衰退得快！身体只有用来体认神，它才显得珍贵。人身并非普通之物。它就像是神的庙宇。在这圣洁和神圣的庙宇之内，即人身之内，住有光辉灿烂的自性。如百川之归向大海，人生也必须流向并融合最终的目的地，圣灵之洋。” □ (取自《峇峇，赛之气息》)

我怎么接受‘我的身体是神圣的’这件事？如斯瓦米所说，它常出毛病，需要修理，需要清洗，装配，调整，补充养份，修改，休息，运动——无止境的需要。身为医生的我，我时时都看到出毛病的身体。看到病人的痛苦和沮丧，确实不易相信，身体是神圣的，而在患病与受伤之际，它更适得其反。

“身体会成长也会败坏。它是病毒、污浊和疾病的

温床，是幻想、梦想和恐惧的宝座。任何人怎能对这乍停即逝、华而不实之物有所执著呢？它随时都会败坏。在少了一只或两只手脚的情况下，它尚能活下去，但一旦生死攸关的空气停止流通，它就开始分解了。职是之故，我们不应该视肉身为一切。在此身之内，有神寓居。若神离去，此身就不复存在了。 □ (取自《峇峇，赛之气息》)

薄伽梵的训示，并不止于此。祂继续讨论有生命力的肉身和在人之内的灵体。于此，我们开始认识，人类奇迹是神的创造，且除神而外，别无名字。我无意于在此小册子内对这话题作全面的探讨，但以下引用薄伽梵的教导就足以让人一窥人类多层的神圣素质。在讨论《大鹏往世书》(Garuda Purana)，超脱之道，的训导中，祂揭示：

在生命力之身体内有六个跟脑与脊髓相应的部位，在那儿，活力的管道(经脉)从周边进入中央管道(经脉)，就如一个轮子的辐条一样。除了四肢之外，人

身就像是个卵形物。在此卵形物的上端与幼儿前方分泌液排泄口相应，那就是被认为的在灵体内最重要的隙缝(穴道)。如果灵魂由此隙缝离开肉身，它就在适当的时刻舍离俗世的一切而成为神了。

所有世界、高山、岛屿、海洋、太阳及其他星球都存在于灵体之内。灵体之内有六大法轮。不论宇宙被描述为什么素质，它们都出现于这灵体之内。

妙体(Sukshama Sareera)陪伴着个体的精神或灵魂于其所有的转生(轮回)之中并且不因肉体的死亡而销毁。由于它是个性或个人特质的一个标志和附属物，除非它融于共体之神，否则，它决不能毁灭。

在八百四十万种的生命体中，“神是一切众生之灵”的知识，除了人身外，其他生命体都得不到这知识。

有鉴于这样的无上智慧，一个简单的姓名标签怎么足以表明一个人的真正身份？说到薄伽梵所恩赐的

灵性知识这份无上礼物以促使你体认你的本来面目，你所取的暂时性名字的意义简直就黯然失色。

给孩子取名，有时父母彼此间都有不同的意见。但人的真实名字是‘不灭之子’(Amrutaputra)。每一个人都是‘不灭之子’(Amrutaputra)。奥义书(Upanishads)也这么宣称他为‘噢，不灭的孩子们！’你们都是‘不灭之子’(Amrutaputras)而不是‘虚伪之子’(Anrutaputras)。如果一个人是‘不灭之子’，他就不会受到改变和死亡的影响。你确实是不变的、永恒的圣灵原则的化身。你应该依据这崇高的名字而生活。在我们国家里，长者为孩子所取的名字具有深厚的意义，不是随便取的。你们都是不灭之子。要时时牢记这一点。”

☐ (神圣讲道“你是不灭之子”)

最大的服务是什么？有人或许认为是服务穷人和困苦的人。2010年1月30日在满月会堂给青年会议的讲道中，斯瓦米告诉年青人说，他们所能做的最崇高的服务就是找出他们自己是谁。

“没有人生下来就带有任何名字的；名字是诞生之后，由父母取的。大家基本上都是阿特玛(Atma 自性)。阿特玛没有一定的形相。So-hum，呼吸的过程，在人的一生中都持续着；它明示人本身就是无上的意识。你是神。神的一切名和相也是想象出来的。罗摩(Rama)、基士拿(Krishna)、湿婆(Siva)都是取自罗毗伯玛 (Ravi Verma)的画像。他可曾见过这些神？没有。当有人问起你的名字，告诉他们‘Aham Brahmasmi’ (译注：我是大梵)、‘Tat twam Asi’ (汝即彼)、‘Ayamatama Brahma’ (自性是梵)。你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意味着你和身体是不同的。你说‘这是我的心念’。这意味着你与心念迥异。那么，你是谁？要这样地问下去。你能做的最大的服务就是找出你到底是谁。斯瓦米和你之间并无差异。斯瓦米也许坐在椅子上而你坐在地上.....但其实，凡此种种皆是虚妄。真相是：我是你而你是我。”

Naakoka Peru Ledu：我没有名字。

Naakoka Jaathi Ledu :



种姓只有一种——那就是‘人’的种姓。

我住过不少国家并见证过种族偏见和种姓制度，直至今日，仍然猖獗。自孩提时，我就从来不相信人是不平等的。我本身就有一两次成了牺牲品，因为我不属于掌控权力者的族群或种族渊源。种姓制度本来的目的在于劳力的分配以维系一个平衡的社会，在《梵歌》(Bhagavad Gita)中谈到的‘Varnas’指的就是种姓。数千年来这种姓制度一直被滥用，非常不公平，甚至把某一阶层的人视为奴隶或‘不可触抚’的人。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指那些所谓的‘不可触抚’的人为‘Harijans’，意为神的子民。虽然我的父母出身于一个高级种姓，叫‘Vellalas’，仅次于

婆罗门 (Brahmins)，他们对待较为低下种姓者非常仁慈并且善待他们。我父亲从不对寺庙和婆罗门过份关怀或小题大作；其实他很少到庙里去膜拜、祈祷，他也没有执行祭礼。他是一个非常自律且有原则的人，崇德行善，一视同仁，决不基于种族或种姓而怀歧视之心。

1982 年 12 月，一件基于种姓而表现的无知与霸道的事情发生。内人与我到印度与斯瓦米相处了三个星期后，正启程回返澳洲。我们取道斯里兰卡，并在斯里兰卡与我妹妹同住在祖家数日。很多乡亲，包括附近寺庙的一个祭司都前来拜访我们，想聆听峇峇的故事。我们唱完峇赞之后就念诵伽耶特黎真言(Gayatri Mantra 或太阳神咒)。

祭司并不赞同我们念诵伽耶特黎真言，因为我们不是‘婆罗门’也没有资格在不执行‘入法礼’(Upa-nayana)下这么做。祭司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与我们家人交往甚笃。他也是真诚地关心我们。我不得不委婉地向他解释说，峇峇授权每一个人念诵伽耶特

黎真言，包括女性。

古印度的一位学者也是女诗人和圣者说：“种姓只有两个，没有其他：那些没有偏见、遵从道德准则并与穷人分享他们的财富和爱的人士属于较高的种姓而那些适得其反的人士属于较低的种姓。”

家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灌输这些道德观念给我。这教养使我站在弱势者这一边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面对基于不公不义而引起的种族、宗教或种姓问题时，我挺身而出，直言不讳，所以很多人就对我客气。内人和我都有同样的感觉。我毫不犹豫也无顾忌地拜托一位属于所谓‘不可触抚’之种姓的朋友，在他造访新加坡的时候，把我两岁大的女儿从她住在哥伦比亚的祖母那儿带来新加坡。

印度教经典宣称，在生存中的八百四十万种不同的生命体中，只有人类展示这样的、以外在为基准的分殊性，如国籍、肤色、语言、文化、传统及其他

。越是“聪明”的人，越对人不“真诚”。他们反而制造更多的“分歧”。然而，人类毕竟还是万物之灵。

人类是唯一赋有自性之意识的生物种类。只有人类有直觉的思维能力。他甚至能够深入生活空间并以更高的智能去沟通、交流。

经过了上亿年的由植物和动物王国的演变，人类虽然已进化至顶端，但是，大部份的人仍然抱持着无谓的差异而深陷于外在形相的分殊之中。

大部份的人尚未克服由动物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兽性——恐惧、地盘占据本能、生存本能、宗族制度等等。怀持低下心念之下，他们完全不觉知自己天赋的灵性和广大的潜能。只有人类才能体认自己的灵性，内在的神圣自性。

在认识天赋之灵性和体验‘与其他众生是为一体’的识阂之前，天生具备辨别力的人类不能与一群警

惕力高、体力充沛、凝聚力强的狼相比；它们努力不懈地保护他们自己的地盘。大部份的人还是保持着这样的，占有或占据的心态。这说明，为什么国与国间、部落与部落间为争夺地盘而起冲突的原因。

我想起南太平洋利基士拿组织的领导者受到澳洲电视台雷马丁(Ray Martin)访问时所说的话。当时正值福克兰 (Falklands) 战争。他被问及对英国与阿根廷的开战，有何意见。这得道者说：“我不了解阿人与英人为何为了南大西洋的一块石头而流血！这块石块属于基士拿所有。”

我们都是同一个神的子女，有着同一个神圣祖先的兄弟姐妹而大家这一生在此欢享这地球的富庶与资源并不破坏地球环境之下把它留给下一代。斯瓦米强调的是基本真理；国家众多；人性则一。世界是神的大厦而所有国家是这座大厦内的不同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是神体内的每一个细胞而必须与其他人和谐共处以求生存。

人身难得；它是介于兽与神之间的终极踏脚石，一个中途的住所。在芸芸众生中，人身最难得——Jan-tunam Nara Janma Durlabam。人是世界显著进步的主因。但他却不能认识他的人性，因为他认同他自己的肉身——种族、肤色和民族渊源。

我们正处于兽与神之间的转移点——超越低级心念的限制并体认跟神，创造者，的一体性。斯瓦米有一次评论说：“因前世功德，吾人方得此身而如果吾人不致力于获得心灵的知识，对此生而言，它就像是一个永久的伤痕。”（□1971年4月讲道，刊登于英文刊的‘永恒战车御车者’）由于我们动物祖先留下的、挥之不去的痕迹，我们不去彰显神圣的素质。

斯瓦米已说了，“在宇宙的其他星球，没有人类或类似的生命体存在。一切生命也许渴望获得人身，只因为通过人身方能体悟神。此时此地，正是究竟人生目标的良好时机。（□答答教导手册《生命》）

祂指出人有三类：“兽类、人类和神类。人从石头，通过植物和树木，蛆和昆虫，鸟和哺乳动物进化而来，但有一些人仍旧处于早期的阶段，虽然他们已获得人身。所以，你应该摆脱把你给拉下而使你成为顽石而非一个神的信徒和一个悟道者，一个 Paramatma (最高我，神我) 的一切障碍。

我们也知道在宇宙的其他地区也有生命以其他形式存在。斯瓦米说了：“整个宇宙都有生命，因为创造是无止境的。但在宇宙中，没有其他星球有人类或类似的生命体存在。轮回不会发生于宇宙的其他地方。在整个浩瀚的宇宙里，没有其他星球或地方有这样的机会。地球是独特的。”(口《赛荣光》) 地球是唯一有人类的地方。

地球仅是一个学习的学校而我们是到这里来学习、体验和认识我们到底是谁的。我们漫不经心地被‘身体认同’和‘部落制度’所扣住。我们忘了我们前世属于许多不同的部落或种族。在这一世中，我们可能不喜欢或痛恨许多那些我们前世曾与之对抗

的部落与种族。我们甚至向他们开战。划清族群界线而生活往往充满着集体性忿怒和不满的危险。

纯净的雨水降落于地上，其颜色和味道就随地上的泥土而变；然而，它还是水。人类基本是神圣的。他们与生俱来的神性受到表面外观的蒙蔽。我们能够借灵修去蒸发遮掩我们神性的、外在而不持久的虚伪层面。一如阳光蒸发地面的水，使之化为云层上纯净的水气。水总有一天必须回归大海，它的源头。同样，所有人类，总有一天，也会回归‘神圣意识’的大洋。

人身仅是个灵或命我 (Jeevi) 表达自己的一个运载工具。换句话说，‘自性’是这肉身车子的驾驶员。车子款式众多，名字各异，一如不同种族一样。车子外貌可能有异——不同的颜色和其他特征；然而，一般的机械则没有不同。同样，肤色、语言、文化差异都不能否定人类的基本一体性。

新生婴儿是天真无邪的；受到父母、家庭成员和周

遭环境的熏陶才在成长中相信分殊。这也是宇宙戏剧的一部份，在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到一个角色以便学习而提升至世俗和人为的差异之上。

我们最终学会，过一个充满喜悦与和谐的生活；不再基于种族、国籍、肤色或信仰之不同而有所区分。耶稣说：“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

我们是同样匍匐植物所开的花朵。我们的心念就是心之蔓所开的花朵。花虽异但蔓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之人种的子女。我们都属于‘人’的类属但不是鸟兽的类属。由于我们属于卓越的人的类属，我们就必须有良好的行为与正确的思想。

我们是波浪，诞生于真智乐(Satchitananda)之海洋。由于我们生自同样的人种，我们就应该散发人性一体性的光辉，对任何人都不怀恨意。”

☐ (平达穹夏令营讲道)

Naakoka Jaathi Ledu：我不属于任何种族。

Naakako Matham Ledu :



**不同种姓没有分开的神
不同宗教没有分开的神
神的一切名和相皆出自想像。**

耶稣向世界宣称三项要点：(一)神是一个。(二)神是全能的。(三)不要伤害任何人。神是每一个生命体的内寓者。基督执行其使命而到处呼吁人们要以培育对神的爱来赢取神的爱。

斯瓦米说：“不同信仰的人以神的不同名号来膜拜神。真相是，神只有一个。在宗教(Matham)中，你找不到神而只有在心念(Mathi)中，你才找到神。只有在心念受到控制和净化的情况下，你才会认知神。

☐ (1989年12月25日讲道)

我生在一个印度教的¹家庭。我后来参加澳洲的德诺夫牧师的礼拜堂而感受到基督教的精神，带来生活上的改变。然而，现在我个人不会拥抱着‘宗教’这名词或任何‘主义’，因为它引领至分裂。

‘Religion’(宗教)这个字源自拉丁文——‘re-ligare’，意谓‘再统一’。尽管宗教是一个启动的踏脚石，就像幼儿启蒙的幼稚园或小学一样，它却有阻止灵性成长与爱之扩张的倾向以含盖其余的神的创造——其他宗教的信仰者。这归因于这些宗教人士的自私的与心胸狭隘的观念和视野。他们借威胁与恐吓的手段，限制他们的追随者于他们自己的那一小撮人的范围之内——就像政党一样。

斯瓦米说：“生于教堂是好的，但死于教堂则不然。要成长和救赎你自己于限制与条例之中，于围困你思想自由的教义之中，于约束和改变方向的宗教仪礼之中。要攀登到教堂无足轻重的高点，在那儿所有道路终止，从那儿，所有道路延伸。

“凡对‘祂是一切名和一切相’有所觉知的人，他会采用一个声音；这声音具有精深的意义；它总结一切名；它就是永恒不变，永垂不朽的‘唵’ (Om 或 Pranava)。从恒变至不变，那是路程……在生命结束前，一个人必须超越制度化的宗教之上而臻达弥漫于一切之阿特玛 (Atma) 的辽阔的、无止境的领域。”

“每一个宗教强调神的一个名和一个相并推荐给人们去接受。有些宗教甚至坚持神没有其他的名和相。但真性是超越名和相之上的。只有在二元性被取代之后，跟神的融合才能达致。在这灵性修行中，头脑完全派不上用场。‘心’必须赢得目标。”

□ 《沙迪亚赛说》

人在此生中应该超越宗教。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有一次宣称：“我没有宗教。”一个宗教，如果不实事求是也不协助解决问题，那它就不是宗教。一个卓越的英国人，名叫比德格里菲思 (Bede Griffiths)。他在英国的教堂中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他转向不可知论，然后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并在卅一岁那年被委任为本笃会修道士 (Benedictine Monk)。廿年后，他受邀在喀拉拉邦 (Kerala) 设立一个本笃会社团。若干年后，他定居于泰米尔纳德 (Tamil Nadu) 邦圣洁的科维里 (Cauvery) 河岸的一个灵修团体，潜心修行。那时，他已着手研究吠檀多 (Vedanta) 大师，阿迪商羯罗 (Adi Sankara) 的教导。他坚持神只有一个，同时也是绝对的‘存有’ (Being)，绝对的‘识’和绝对的‘至福’。格里菲思于是超越了一个传统基督徒在生活中所执行的修行和仪轨之上。他这么写道：

“不同宗教有不同的仪轨和教义，但在超越其上的还有一个基本的一体性。在任何正式的教义里，都看不到这一体性而只有超凡的真实性的一个体验中才能找到。我们称此真实性的神或梵 (Brahman) 或涅槃 (Nirvana) 或圣雄甘地所说的真理，但其基本特性是无以描述的。它是个谜。” (‘比德格里菲思与舍离生活’，罗占，1989年)

峇峇教导的其中一个重要部份是所有信仰的普遍性。祂宣称：“种姓只有一个，那是‘人’的种姓。宗教只有一门，那是‘爱’的宗教。语言只有一种，那是‘心’的语言。神只有一个而祂无所不在。”

1982年的一天，我正看着神台上斯瓦米的像片而想知道什么是信仰统一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去研讨这主题？我想我们或可主办一个不同宗教信仰的研讨会，邀请不同宗教的领袖们来谈论他们各自的宗教。我推测，至少这可成为第一步。在内心，我感到怀疑；那些宗教领袖，有人会对其他宗教感兴趣吗？更肯定的一点是，各种宗教的统治层可能会拒绝参加这样的讨论会。我感觉到这样的集会只是表面的——只是统一的一个外在展示，却没有真诚的兴趣，一起为促进社会和谐而工作。

过去，神已派遣许多得道者、救世者和先知来世间弘法——佛陀、基督、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译注：公元前五、六世纪波斯教的创始者)、古鲁那纳克(Guru Nanak 译注：那纳克为锡克教始祖，1469 -

1539。Guru，导师。)穆罕默德(Mohammed，译注：570-632 伊斯兰教创立人)及其他圣者。他们带给世人同样的爱的福音。没有人是来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的，是后人利用他们的名字成立了所谓的宗教，并且在各个宗教内分出无数的支流。峇峇说：“私我不让两个好人一起共同工作。”那么，涉及其他宗教，我们还能谈论统一吗？看不到所有宗教间的相似处，很多追随者就以他们的教义公然谴责其他宗教。

乐器有多种——小提琴、吉他、笛、箫、小号、钢琴等等。乐器形状各异但都能奏出同样的旋律，不能吗？如果一个人没有音乐背景，只看乐器的不同形状而不听它奏出旋律与和音，他肯定听不出所以然来。

绝对没有什么所谓的印度教真理，佛教真理，基督教真理或穆斯林真理。总的说来，今天大部份的宗教都被外在装饰所纠缠，诸如权力、控制和财政。他们无需把焦点置于统一(一体性)的本质或核心

教导上。这里，峇峇以无上的神圣指挥降世，用祂圣爱的指挥棒来指挥和奏出神的交响乐章。祂告诉我们：“耳朵！用你的耳朵聆听音乐。不要被合奏的管弦乐器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外表所迷惑而持有偏见。”

交响乐的指挥会带来管弦乐器的合奏而上演一个伟大的音乐会。同样，这整个生命戏剧的作者，神，神化身，是神圣交响乐团的指挥并且正借祂的爱的力量把祂的几种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宗教，结合在一起，奏出美丽的乐章。吠陀经宣称“Ekam Sath Viprah bahuda vadanti”意思是“真理只有一个，但智者以不同的名字称呼它。借爱的扩散和普及，分殊最终消融于独一的永恒真理之光中。

1984年薄伽梵峇峇指引我会见德诺夫斯牧师(Reverend Ted Noffs)。他创建国际承认的威赛教堂(Wayside Chapel)于澳洲悉尼。他早在1965年就开创‘人的家庭’。我有很多东西要向这高人学习。他受到联合教会机构的指责，说他是异端份子，因为

他说出真话。他的信仰在本质上是普遍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并且协助虔诚者体认‘神是父，人皆兄弟’的情况。德诺夫斯牧师的信念：

“我是星球的一个孩子。我的宗教生活像我穿的衣服，属于百年后的尘土。我的精灵是永恒的。我的子女从永恒的王国来到我们身边并在此继承这星球的一切富裕和资源直到百年之后，他们完成了人生的旅程。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是一个新教徒（耶稣教徒）

我是一个犹太教徒

我是一个印度教徒

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是一个锡克教徒

我是一个穆斯林（回教徒）

我是所有宗教的一部份，过去，现在和将来，因为我是一个人而对我来说，世上无一物是外来的、陌生的。”

就是这肯定，这“我是”的肯定，把一个意识到他乃人类家庭一份子的人，其维护生命的心态特征给描绘出来。

后来诺夫斯牧师又说：“世界处于可怕的困境；因种姓、信条、国籍和社会经济分水岭而面临自毁的边缘，急需很多心灵上的爱因斯坦和伽利略来给人类展示一个灵性生命的科学根基。宗教是人造的，今天在此而明天消逝。那些明辨宗教与灵性之间的不同并顺着普遍的爱去为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下一代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有福了。

在‘威赛礼拜堂’(Wayside Chapel)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庆典就是‘取名仪式’；这等于其他教堂的一个非传统性的洗礼式。在举行仪礼之初，众人被告知，“我们以‘人的家庭’之名聚集于此并认为这些孩子都属于神并把他们献给神和全人类。仪礼的其中一部份是，父母被问及，“我问你因此...

问题：你们会让你们的孩子接受所有宗教和哲理的教导，使他们得以了解如耶稣等带给世界希望的这样的人，他们的目的和重要性吗？

回答：我们会，有神做我们的帮手。

问题：你们会留意在孩子潜能的培育之中没有障碍介入吗？

回答：我们会，有神做我们的帮手。

问题：你们会大量提供和平、真、善、美等生命价值给你们的孩子吗？那些生命价值会把和谐带到他们的内心，你们自己的家庭以及全世界。

回答：我们会，有神做我们的帮手。

给集合在一起的团体的问题

诸位代表‘人的家庭’的较为广大的社群的朋友们，你们会为这些孩子及他们所代表的所有世界的孩子，创建一个世界，以便他们在其间感受到他们的力量于‘人的家庭’之内而得以生活在没有战争、种族偏见、思想狭隘、饥荒和贫穷的恐惧之中吗？

回答：我们会，有神做我们的帮手。

就我而言，这是我的一个伟大的体验而我得感谢斯瓦米给我这个机会去见证令人赞叹的事件。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的家庭。每一个人都算在内，没有人被排斥在外。整个人类，靠着人性而成为人的家庭的一份子。斯瓦米很强调这一点“...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标榜它是‘一个而唯一的一个’。所有宗教仅是‘一个真理’——一切相都是祂的相——的诸多切面。没有一个宗教能宣称它有代表‘宇宙真理’的专有权。”

如果我们冷眼看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就是宗教，在于其传教方式和修习情况。世界最危险的场所就是有宗教敌意的地方。多讽刺啊！常常宣称替天行道的宗教却是仇恨的中心和根源，把世界带到毁灭的边缘。

宗教的基要主义、对抗和不容忍已变成人类面对最严重后果的一个根本困境，因为人类的生存就置于此问题的解决上。职是之故，清除宗教仇恨就是一个幸运的开始。它是有善心之男女应该执行的最紧急的任务。连同其他所有的世界问题，我们看到宗教仇恨的问题最具挑战性也最难克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们敬爱的神化身(Avatar)的计划——沙迪亚赛心育，——给我们以上的训示。薄伽梵峇峇强调：没有爱的宗教不是宗教。

爱 = 认知内在的神

私 = 推挤神出去

因私分裂，因爱融合。

爱统一；它不分割。私是宗教与社会之内的分割起因。私如癌症，它增大、扩散；它引起分裂。分裂导致毁灭，如二次大战原子弹的摧毁广岛(Hiroshima)与长崎(Nagasaki)。借宗教之名，人性濒临分裂的危机。爱是私的反面。神是爱。神化身只带着一种武器莅临人间，那就爱的武器。爱统一。它带来融合。它是生存的唯一希望，是我们坐在崖边作一个急转弯的唯一方式。

人类价值

身为人就必须借实行人类价值来彰显一个真人的所有特性。他应该据德而行，过着名符其实的‘人’的生活。除非你是堂堂正正的人，否则，你就体验不到内在的神性。各种不同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灌输和教导他们宗教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给孩子们。大部份的宗教基于这原因而为孩子开办例常的每周一次的课程——如主日学校。在他们教导所有宗教所共有的价值观和美德时，他们也许会误导孩子，使他们相信，他们的道路才是唯一得救之道。各

宗教间的冲突、宗教战争(圣战)和信仰改变之所以沦为地方流行病，就是这个原因。

1846年，乔治好来奥(George Holyoake)创造‘secularism’(现世主义或非宗教主义)这个字就是描述一种主张方式，它只关切疑问，而其结果可由这一世的体验来鉴定和检验。他后来定义为：“Secularism 现世主义，就是寻求人之体能、道德与智能之品质的发展以至于最高点并视之为人生的直接义务——它反覆教诲合乎自然规律的伦理道德，其实用的足够能力，除了无神论、一神论或圣经之外——它借实质性的手段去选择人性进步的提升，作为其步骤，同时向所有愿意以理性去调整其生命及以服务去圣化生命的人士建议，要他们视这些正面的协定为共同的结合契约。”

今天这样的一个哲理被贴上人文主义或世俗人道主义的标签而现世主义的理念至少在社会科学中是受到更多的限制的。今天，对‘世俗的’第一个和也许是最普遍的理解是与‘宗教’对立的。离开制度

化的宗教的人数正在增加之中而他们都视宗教为不和的主要起因。

如果我们把宗教比喻为一个‘烦人的婴儿’而把在主日学校所教导给孩子们伦理道德比喻为‘澡盆内的水’，那么我们就已经匆忙地把水跟婴儿一起倒掉了！不恢复维持道德的‘水’，世界复兴的希望几近于零——这‘水’就是普遍性的人类价值，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所有权。

世界需要的不是宗教上的复兴运动而是人类价值的复兴，加以某种紧急性的阻挡潮水的衰退。峇峇来到了这世间，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也不是要促进任何一个特别的教宗。祂是为了拯救人类于大灾难的边缘而来的。

处于今日的这种困境之中，沙迪亚赛心育(Educare)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才能抵达目的地。人类价值的实行会确保健全。心育不应该只局限孩子们身上，它也应该包括成年人在内，他们很多人还是‘长不大’——身体是成人，心智是孩子。

无神论也应该被提出。薄伽梵也强调这一点；否定爱即否定神。

“自性是‘分离’的否定；分离是整体、是神圣、是神的否定。神的否定就是无神或不相信神的存在、生活中匮乏神、无神论。无神论，如你所了解的，不是否定这个或那个宗教，抑或，这个或那个对神的理念，宁是对属于神之本质的生命和爱的否定；它维护小我的生命而否定神的存有。总之，真正的无神论是爱的否定，私的维护。”

□ 1995年4月英文版的‘永恒战车御者’

“我是每一个人的仆人。你可以叫我以任何名字。我都会回应，因为一切名都是我的，或宁可说是，我毕竟没有特别的名字。即便你抛弃我，我还是和你在一起。在我看来，世界无所谓的无神论者，一切依神而存在，为神而存在。否定太阳不能使太阳消失。” □ ‘真善美’ (Sathyam Sivam Sundaram) 第一部。

人类已及时抵达一个爆发点而生存则胥视我们了解一切众生的‘一体性’有多精深来决定了。

对许多沉浸于‘表面的’宗教、教义和信条的外在装饰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一定有一种融合，一种灵性合金的创造，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我想起神圣的可兰经里的一句话——“不论你叫祂什么名字都无所谓，因为最美的名字都属于祂。”

“真正的灵修强调所有宗教共同享有的真理。你不应该憎恨任何宗教或嘲笑任何膜拜仪式和形相。你必须承认在所有宗教中的统一真理。神不会和你分隔。然而，人因认为神与他分隔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膜拜。当今，这种行为——通过行动来膜拜——是必需的。然而，一个人不应该终其一生放在这种膜拜方式和形相上；逐渐地，你应该步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只有那时，人性才得以圣化。” □1995年1月神圣讲道刊载于英文版的‘永恒战车御者’

Naakoka Matham Ledu：我不属于任何宗教。

Naakoka Ooru Ledu :



人有两大义务要执行；一是为世界福利而服务，另一是为意识的解放而工作。前者有时也称为‘左手途径’而一旦你已达到灵性成熟阶段，它即离去¼想想你的灵性进展。要视一切工作为神的工作，否则，那将是一个缺陷。一旦你觉得那是神的工作，就不会有任何差错。所以，对‘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我们都应该持有坚定的信心。 ✎ (沙迪亚赛峇峇的教导)

工作是义务。从生到死，工作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无人可避开工作。工作是一种活动，而它就是生命本身。零的活动等同在那肉身之内没有

生命，仅是一具尸体。工作是什么？每一个活动是工作；在我们身体之内有精彩的工作在进行，即便处于深沉的麻醉状态，甭说酣睡了。成千上万的物理化学的、机械的和电机的活动一生不断的在我们身体之内发生，只是为了维系身体的活下去和操作下去。我们不必为它们伤脑筋。在我们之内的生命力维持所有活动继续操作于完美的平衡状态，宛如有一股隐蔽的智能在操控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换句话说，神在我们没有要求之下，正为我们大家做这些工作。

工作维持生命并决定我们生命的素质。不论在宏观与微观层面，身体一直在从事各类的活动。身体上的活动可归为两大类——非本意的或自主的活动，一种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而另一种是有意的或原动的活动，一般上都在我们意识下发生，然而，还有很多是在我们没有意识之下发生的。心念在醒时或在梦境都不断地在活动。是故，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工作。

什么是工作而谁又在做所有的工作？就这一点，让我们好好思虑我们有意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在缺乏‘我’或生命力或阿特玛(自性)能量的情况下，活动就不能进行。没有身体，命我(Jeevi 或个灵、个人)就不能表达它自己。在我之中的‘我’或‘自性’没有工作。所有工作全靠能量的源头及凭其意志力去完成。不论是什么工作，最关键的是行动背后的动机与意图。只有透过活动，人才能表达他自己并且从生死轮回中救出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在《梵歌》(Bhagavad Gita)中的主基士拿和被称为赛基士拿的薄伽梵峇峇宣称‘工作即膜拜’的原因了。斯瓦米更进一步强调服务的重要性，“服务人即服务神”和“服务的手圣洁于祈祷的口。”

为什么我们一再地诞生又诞生，从子宫到坟墓又回到子宫？尘世生活的目的在于清除过去世所遗留的残渣——尚未究竟的欲望与尚未清还的业债——而不是轮回来建立新的业(Karma 或羯磨)；这可借最适当的比喻，燃烧散发出光和香的樟脑来说明，烧完之

后，不留下任何灰烬！

只有凭借地球上的生命，没有其他地方可供人救赎他自己而清除过去世的所有业障。业（或羯磨）也意指工作而斯瓦米说，“定律只有一个，那是工作的完律。”如果我们认识到一切工作都是祂的工作并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奉献给祂，我们还会造什么业呢？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Naakoka Pani Ledu —我没有我自己的工作，”因为，我们已认识我们所做的工作的目的与本质。所有工作都是祂的工作。

凭借业律，任何‘为之者’身份的感觉都会束缚我们。沉溺于虚幻之中以及为心念所迷惑，人从他的为之者身份的果报中受苦——每一个意、言、行都有其果报。如果一个人表面化其态度去工作，认为他是‘为之者’，那么，不能治愈的痛苦就是不可避免的果报了。没有人惊讶他们奢望攀登职业的阶梯去获得更好的待遇，赚钱的职位，去决定生意的交

易，去聘请新职员和开除旧职员；这被视为合法的权利。在工作的生涯中，人常面对起起落落，也因此在他的身心灵的均衡中带来最大的麻烦。

我们需要认知所发生的事件和所完成的行动；没有个别的‘为之者’。耶稣说，“若非我父旨意，一片草也不会摇曳。”我们如何才能常常记得‘只有神才是为之者，身体仅是工具’的这个真相呢？心念是罪魁祸首而解铃还需系铃人。那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从事于任何工作时，我们必须一直把觉知之开关打开的原因了——恒常大觉 (Constant Integrated Awareness, CIA) 。‘我’与‘我的’是一切痛苦的根由。

智者知之甚透，故不受任何结果影响。他总是以神为核心并明白一切皆缘。无知者因成功而感飘飘然，因失败而陷入沮丧。这些正反两面除了寓于心念中还能在哪儿？当你明白你非‘为之者’时，你就能以平等心看待起起落落了。神化身(Avatar)前来把

我们从业力的循环中解救出来。

基士拿使阿周那明白什么是‘不期盼结果的行动’ (Nishkarma Karma)和‘为爱而爱，毫无执著’ (Nish-karma Prema)。如果阿周那是为王国而战，那他就得承受在战场上遭到屠杀的千千万万人的果报了。他献身给基士拿，为正义而战并因此而获得无上荣耀！神的恩典加上强烈的自性探索，引领至心念的改造和一个更高的意识。耶稣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

从灵性角度来看，什么是降服？它是解除一切执著和期望。若不执著于结果我们就能快乐起来。若我们执著于一个特别的成果，我们就受苦。我们会达到我们命定的所有梦想和目标。令我们感到不圆满的是‘时间’。只有在我们以时间去衡量我们的目标时，我们才会变得没有耐心。我们恨不得此时此地立即得到一切。一切都按照神的时间进行。

在1984年的一个会谈中，我祈求斯瓦米指示我如何祈祷和坐禅。斯瓦米告诉我说，“你要的是什么祈祷和坐禅？去工作，以爱去工作。爱大家并服务大家。”我非常执著于我的工作，包括赛机构的工作。我认为，我有那股劲去把工作做好，做得完美。我的‘自我’进入，不让我寻求大家一致的意见；我照字面理解斯瓦米所说的话—Committee Meeting (理事会议) 意谓 ‘Come-to-tea’ (来喝茶)，来证明我的确信。

靠智能不能把自我粉碎，只有靠个人从实践中得到的体验才能办到。是什么样的工作呢？时时记得斯瓦米并以身为衿的工具去执行一切工作。‘为之者’之身份的感觉是自我的彰显。单单工作即可净化心念和摧毁自我。是哪一类的工作呢？任何我们不存有私心去做的工作而为了众人利益而做的工作都形成膜拜，也就是赛服务(Sai Seva)。它要求无私的牺牲。

这里有一个例子：我们能够展示一滴油完全形成一滴分开的实体，明显地浮在杯子里的水面上。我们或许可比之为自我或个人的个性。当很多油滴加入时，这些油滴会彼此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层，它们于是就失去它们显著的个性了。同样，个体的自我会在彼此融合而为整体时消失——那就是‘我’已变成‘我们’。最后，当强烈的清洁剂加入时，油便溶解，只剩下水。在底部的水支撑着油，不论是一滴油或一层油。我们或可将之跟宇宙唯一的支撑者，神，作个比较。唯神是‘我’与‘我们’的根基。同理，自性探索、无私之爱和服务行动有如清洁剂，把‘我’，‘我的’，最后是‘我们’都洗掉。只有祂，创造‘分开之虚幻’的祂，才是‘为之者’。这说明了为什么斯瓦米在祂神圣使命的每一个切面中都鼓励集体服务的原因，不论是沙迪亚赛机构或祂其他不同的组织，从而为信徒们创造良机以除去他们的自我。没有自我就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因为个性已不存在。那人活在神之中而除了神之外，他什么也没看到。

根据印度哲学家也是印度前总理斯里萨尔瓦巴力罗陀基士拿(Sri Sarvapalli Radhakrishna)的说法，世上最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在意识上可以在此肉身之内与神融为一体，因为这确实是人所以诞生的原因。如果他错失他的天命，大自然不会因此而加速其步伐；她总有一天会赶上他并迫使他圆满她神密的目的。

我们神圣的精髓时时都在世上直到永恒。其实，不必赶场，因为只有自我才没有耐心。

个性因获得了这些成就而要居功。崇高的自性明白，不管哪一个化身做什么都无所谓——这一切迟早会完成。真正的创造经已发生；只等着在地球上彰显而已。

“我愿规劝大家致力于自性探索的一种修行。你自称为人是对的嗎？只对了一半。你应该能够断言：‘我是一个人。我不是禽兽。’你必须放弃自我、

妒忌和憎恨并培养起爱、真、舍、喜的人类素质。视苦与乐如过眼云烟。快乐是与神融为一体。世俗的欢乐是短暂的。就自性探索与成功达至正确答案而言，灵修是不可或缺的。答案必须成为你体验的一部份。” □ 1994年5月刊于永恒战车御车之神圣讲道。

我唯一的工作是去认知自性。

我‘真正的’工作始于我受到薄伽梵感化的那一刻。每一个灵性的探索以四个问题作为开始——并且努力去找出答案。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正往何处去？我将待在此多久？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为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唯一真正的工作奠定基础——不是短暂的世俗工作而只是体验和认知自性的一个手段而已——Pani Ledu。

我们所从事的任何外在工作都不是真实的或持久的但却特别适合我们灵性的成长。我们所做的外在工

作仅满足我们预先决定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他人互动，完美地与神圣计划相配合以清理我们隐藏的性向、否定性、继承自前世的熏习 (Vasana) 并减少我们的业债以减轻我们在灵道上的负荷。

“你从事于什么工作？于短暂的任务。那么，之后，你该怎么做？...进入永恒的，从事于从不改变的任务，并且欢享自性的福乐。这一定是个人主要的努力成果；你永远的目标，这世上最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活动。所有其他的任务都是无聊的和乏味的；它们乍放的光辉随即消失。你唯一的工作就是去认知自性。” □ 《峇峇，赛的气息》

因此，不论是一个厨师，一个外科医生、一个管理员或一个家庭工人，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大家都是神的仆人，服务他人，赚取生活费，与周遭人真心诚意地或不协调一致地互动，并且履行他们各自被指派的职责，从而除去他们的自我和认知他们到底是谁。

- 1) ‘神圣意识’是‘至真’。“我是梵(Brahman)。”
在每一个人之内的‘我’是梵。“汝即彼。”
阿特玛是梵。
- 2) 神寓于每一物和每一人。这教导我们，最高的福
乐就是通过为他人作出牺牲来取得的。
- 3) 走入世界而工作并以‘舍离’的精神为之。
- 4) 在每一处和在每一物之内及在他自己之内看到
神的人，绝无痛苦。

听着！你的真实本质与‘无上意识’的本质并无二致！要试图去发掘你的真实自性，你纯正的真性。体认你乃‘无上意识’本身；陶醉于斯；品尝这‘真我觉知’之纯真的、无以伦比的、无限的福乐。让时间融于祂之内；祂的‘相’（彰显方式）是时间。那就是人的最高的任务，如经书中所教导者。有了智慧的护身符，你就可以避开被称为‘感官诱惑

力’的负面‘起动’所产生的影响...你大可不必遁入山林或洞穴去认知你内在的真性及征服你较为低下的素质。借入世以修出世，赢得这场人生之战——但要摆脱执著。那就是可喜可贺的一个胜利。

□ 《沙迪亚赛的教导》

为神工作即为爱工作。就那么简单。若神是爱而爱是神，那么，为神工作不就是为爱工作！在世上，爱这个字是最令人误解的。大部份的人尚未认知，在最纯净的层次，爱是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的，是纯净的。它有着神的所有属性：无名无相，它是永恒的，常新的，总是圆满的和不受负面情绪或期待污染的。

义务而没有爱是可悲的

义务而又有爱是称心的

爱而没有义务是神圣的 —— 峇峇

“工作是每一个人的使命。舍离与工作是不相矛盾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放弃工作，你会向下沉沦，因缺乏活动与训练而停滞不前。一个真正的舍离者(Sanyasi)是一个不厚此薄彼的人。在工作上，舍离这词儿指的是，做你的职务而不在乎成败、得失、褒贬...视每一个活动为对主的供奉去执行。没有工作，你会迷失于无知的黑暗之中并变得呆滞、慵懒！所以，不可放弃工作但要放弃工作的成果。它带有更大的喜悦而那就是最好的康庄大道。”

□ 神圣讲道，百善地之川

斯瓦米提醒我们，要记得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体认在我们之内的自性，而其他一切工作都是随之而发生的。

Naakoka Pani Ledu：我没有我自己的工作。

Manava Joothi Okkate:



认识非二元性者可谓真人。人性在于超越二元性之上。所以，要放弃二元性而体验一体性之福乐。一体性即神性而神性存在于你之内。☒ *神圣讲道* 刊载于 2005 年 10 月 ‘永恒战车御车’

我命中注定要住在许多国家，与不同的人种和不同的民族文化团体相处，使我的生活显得那么的飘浮不定。然而，这也令我体验和认识到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严重。在 1980 年 12 月的第一次会谈中，薄伽梵告诉我说，‘祂已派遣我到许多国家去取经，去体验人生’。那时，我以为斯瓦米指的是我的职业方面；我一点也没想

到祂指的是某种更深具意义的事：我最终体验到一体性的精髓于不同国家人民的分殊之中。

虽然我的一生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未能在一个特别的国家安居下来而称之为我的家园，但是，那是祂的旨意——我与不同的人种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住在一起。初时这确实不易但我现在认为整个体验是圣恩的一个大礼物。我认识到这神圣的一体性并感觉到所有人类都属于一个大家庭，都是神的子女。这样的认知是我在归依薄伽梵之后才获得的而且正确无误地了解祂的训示。

作为殖民地时期后的斯里兰卡的一个乡村学生——我无奈地生活于英帝国的余波之中。我以为每一个白皮肤的外国人都是英国人！后来，学了地理之后才知道许多欧洲国家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语言和民族文化。

那时我还不知道在英国之内也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

的种族。到了英国之后，我才知道如威尔斯、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方都住有不同的族群。站在全球的角度，不可能想像有这么多这样的分殊性存在。由于无知、自私和权力欲，一些独裁者犯下灭绝种族和清洗民族文化的罪行。

‘人种’这个辞儿指的是人类较重要的分隔，有着不同的体质特征。在这广阔的框架内说到一群人共同分享同样的文化、历史和语言，就被定义为一个族群。虽然人种与民族渊源之观念已有几个世纪之久，直至十九世纪才尝试去体系化种族区分。

所谓的种族优越和社会性的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 的概念于1930年纳粹党的空论中达到空前的最高峰并且给区别、剥削、奴役和灭绝等的政策与心态予以伪科学的正当化。主张种族的类属与智能之间有一个联系的种族理论现在正受到置疑。偏见、不公平的歧视、矛盾、战争、仇恨和疏离经常存在于不同的种族和国家之间。

在科学上，人种可以分成许多小块，明显是可以接受的，但也很清楚地看到，在同一种族内，个人与个人有着不同的遗传基因并不亚于不同种族之间成员的差异。

越快认识到大家都是神的子女，都是同样的神的不同彰显，都是兄弟姐妹，我们的这个星球就变得越来越安全。

这样的种族分殊肯定使生活有更大的对比和范畴，就如一个美好的花园有着各式各样，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花卉，灌木和树木一样。

出现于一切众生之内的同一的神就是圣灵而这圣灵也存在于每一个原子之中。斯瓦米评论说，神是在原子之内的光辉。世上的一切都是由能量和物质组成的；即便是物质也只是能量的另一种形象。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称此为“无上之力”。他进一步描述：

“一个人类是整体的一部份而这整体，我们称之为‘宇宙’的，是受制于时空的一部份。他体验他自己，他的思想和感觉，视如与其余东西分开的某种东西——他意识的一种视觉假相。这假相形同监狱，限制我们个人的欲望和对我们最亲近的几个人的感情。我们的任务一定要借扩大我们怜悯的圈子从而拥抱一切众生乃至锦绣壮丽的整个大自然，以把我们在这监狱中释放出来。

“学生求得对价值观的了解和具有一种活泼的感觉是必需的、根本的。他一定要具有对真善美的一种充满生气的意识。唯如此，他才能发展为一个高雅的人类。

“我绝对相信任何财富对人性的促进都无所助益，甚至在最献身的工作者的手上亦然。伟大而纯真的个人的典范是唯一能带领我们达至高尚思想和行为的东西...如果成就这目标的渴望是很有威力地活跃于我们内在，那么我们就不至于缺乏力量去寻求达

抵目标的手段和去激化它成为行动。个人的崇高天命是服务而不是统理或闯荡于任何其他方式之中。

” 爱因斯坦，‘人类的真正价值’

朝向确认‘人类只有一种’之肯定的第一步骤就是舍弃‘书本知识和学术成就是为真正教育’的这个理念。世人能以学位、学问、证书或博览群书而引以为傲，不可一世。

我们忘了古人过的生活更为幸福和更为健康但却没有那样的一个如雪飞来的大量的书本知识和网络浏览作为他们第一优先考虑。

第二个步骤就是去探索人类价值并彻底理解之和热衷实行之。爱因斯坦肯定一个“对价值的活泼感觉”——人类价值——它之于学生和大众，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意、言、行的一致性——薄伽梵称之为‘心育’ (Educare)——引出你潜伏的神性或意识。就是因为存在于你之内的意识，使你得以求获你周遭世界的

知识。意识保护每一个人类。这意识弥漫一切，它只有一个。

古人称此意识之神圣力量为“Persona”（人格面貌）。它是神赐予每一个人类的大礼。当这伟大力量永远寓于你们每一个人之内时，你还会因遇到困难和烦乱而感到害怕和沮丧吗？

如果你体认这样的一个具有威力的神以潜伏的圣灵寓于每一个人之内，你就无需害怕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物了。怀持勇气、无畏和信心，你就能成就任何事情。神因其旨意成就一切。

第三个步骤是去培育对心念的控制。薄伽梵说：“一个能控制心念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Manishi)。不能控制心念者岂能算人！若心念变化无常并因琐屑的问题而沮丧，你能自称为人吗？在这世上最伟大的莫过于神的爱了。因此，我们应该超越构成灵道上之障碍的心念之上。

困难与问题往往占据你思维的大部份空间。你可曾度一个期盼已久的假期，而一旦你坐在沙滩椅子上，或躺在阳光下或纳凉于树荫下——你反而开始思索你遗留在后头的所有问题？

在 2004 年奥南(Onam)节庆期间，薄伽梵提醒群众：“同样的圣灵寓于一只蚂蚁之内也寓于人之内。同理，大家所面对的困难都是共通的。一只蚂蚁所受的苦与人所受的类似。如果这么小的一只蚂蚁尚能忍受痛苦，为什么人不能忍受同样的痛苦。他已变成他心念的一个奴隶，基于他的坏习惯和不适当的食物。那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忍受痛苦的原因。要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去面对挑战。决不屈服于困难之下。要超越它们。只有如此，你才能达至神。”

□ 与前同出处

若缺乏智慧和辨别力，知识与智能才是枉然。我们都期盼快乐与健康，但我们所涉及的行动却与心境平和背道而驰。我们沉溺于不健康的习惯而导致健

康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这类缺陷更常见于受高深教育和有智能的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为期数十年，嗜吃油腻、不健康、非素的食物，每天至少抽三十根香烟以及在社交上饮过量的酒。

身为一个麻醉医生，每周都涉及因支气管癌病而动肺手术，明明知道吸烟的不良后果，但却阻止不了我戒烟或少抽烟。知识简直如一张百万元的钞票，没人要收！真正的智慧有如金币，得之于个人体验。当今，受教育的笨蛋触目皆是。真正的教育培育品格、智慧和辨识力。

第四个步骤是去培育赤子之心，至少每天一分钟要像天真无邪的小孩一样。这也是薄伽梵的推荐。孩子都赋有崇高的无私素质。他们看待所有的孩子如孩子，仅此而已，不具任何分别心。他们充满喜悦。他们视所有人类为一种人类。他们疼爱所有鸟兽

昆虫而视之为玩伴。他们活在当下而不是过去或未来。他们会在前一天刚刚有炸弹爆炸过的街道上玩球，无所顾忌。

虽然我住在多元文化环境的不同种族之中，我却只有在获得斯瓦米的大爱和教导之后才建立起与外人交往的信心和自信。只有那时，我才感受到与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外人的真正情谊。

最后，我能视他们如同种的亲人。蒙斯瓦米恩典，我已到过许多遥远的国家，住在外人的家里，并亲身感觉到成为他们家庭之一员的亲情，即便我们的文化、传统、饮食习惯和语言都有很大的不同。

假如我不相信我自己也不知道万物一体的这个以爱呈现的神圣的精髓，我决不可能体验到这样的情谊。我真的感觉到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

第五个步骤是不去憎恨任何人。执著于家庭成员的

几个人和亲友并据为已有和期望一个特别的行动成果，那是人之常情。我们可能会激烈地反对对我们的期望造成威胁的任何事物，以至于一个憎恨和敌意的极点。我们会有得有失。好恶导致友谊和敌对。

获得平静之钥在于学习和常怀在自然中的基本规律：每一个结果都是注定的和前定的。我们做出的努力或动作仅是所有其他思想或动作的一小部份，朝向其他人和其他看不到的力量所执行的同样事件迈进。那意味着结果将是一切力量的向量元素（动力）。因此，不论我们的行动是否正确和精准，结果或许不会如我们所愿。神的旨意才是总旨意的结果。降服于此无上旨意就是开启超脱与和谐之门的钥匙。‘您的旨意，我的主’应该是我们的领悟。如此，我们就能从执著、敌对和憎恨中脱壳而出。

如果你修成一个真正的人，你即可认知‘人类只有一种’的理念。认知你自己天赋的圣性就是认知你

并非身体，你并非心念，你是阿特玛(Atma 真我)。你越能控制身体和心念，你越能亲近神。不论你身在何处，你都要控制你的身体和心念。

食物中的精微能量影响你的思想，所以，你要养成纯净的进食习惯，例如避免吃肉。进食前，供奉食物给神；祈求主把食物中的不净带走。

如果遭遇困难，切莫被它们卷走。当父母逝世时，我们通常感到非常悲痛。处此情境，我们反而要保持平静；薄伽梵规劝我们要勇于面对严峻考验，表达我们对父母的养育之恩。

身口意的一致会改变你的思想，说话和行动。就这样地你开始歌颂人生，荣耀人生而不会对人生有所挑剔。斯瓦米一再地重申我们是‘存有—觉知—妙乐’(Sat - Chit - Ananda 或真智乐)。祂提醒我们，这就是‘大家是神圣的，大家是一体’的明证。

我们花费巨款去延长我们的生命。那就是‘Sat’，在我们之内的‘存在’的驱策。想去了解是‘Chit’（智识、觉知、纯意识）的表达；‘Chit’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识和觉。渴望爱和喜悦是‘Ananda’（妙乐）的表达，存在于我们之内的妙乐。一切都是这种圣力量所授权的。人类只有一种。

“我们都是同一人种的子女。我们都属于人类而不是鸟类和兽类。由于我们属于人的光辉类属，我们就必须怀持人的行为。我们是波浪，起于‘存在—觉知—妙乐’（Sat - Chit - Ananda）的海洋。基于我们同属人类，我们就应该散发人类一体性的光辉，不怀对任何人的憎恨。 □1993年夏令营平达彦

Manava Joothi Okkate：人类只有一种。

Atma Okkate :



- Ÿ 阿特玛没有男女之分。
- Ÿ 它不可能以性别去区分。性别仅是有关肉身的体质特性。
- Ÿ 阿特玛是永恒的。
- Ÿ 这不老的实体始终只是一个。

每一天我们都看到生和死。几十年来，身为一个小儿科麻醉医师，看顾几百个在特别加护病房的新生儿的病例，我看过那么多新生命来到世界，有的早产，需要特别护理和呼吸支持。在超过五十年的医疗职业中，我也看过很多各种方式的死亡。斯瓦米说，“生命是一场梦。”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死神阎摩(Yama)问达摩阇(Dharma

-ja 译注：即法子，亦名坚战，般度五子之长兄），般达瓦兄弟中的最有智慧者：“什么是世上最大的奇观？”法子回答，“我们每天看到婴儿诞生和人们死亡，而那些活着的人却想永远活下去。确实，这就是世上最大的奇观。”阎摩对他的回答甚感满意。

峇峇说：“你是三个人合而为一——一个是你认为的自己(身体)，一个是他人认为的你(心念)，一个是真实的你(纯灵，阿特玛)。”肉身由五大元素组成，是食所成身 (Annamaya Kosha)；它是一辆运载工具，如车子。不是物质构成的心念与智能形成精细之身并如方向盘与煞车器一样地为人服务。阿特玛 (Atma)或命我(Jeevatma)是驾驶员，发动车子，否则‘身体—车子’就不能操作。这在我们之内的阿特玛或‘自性’在过去已开了好多辆‘身体—车子’了；在它们不能再服务时就辞去(死亡)，然后再进入另一辆在另一个母亲子宫内准备好的‘身体—车子’。

这路程持续到体认‘我即我’的阶段为止。阿迪商羯罗(Adi Shankara)在赞颂‘峇赞哥文达’(Bhaja Govindam)中唱,“punarapi jananam punarapi maranam,”意思是‘身体—车子’的生死轮回持续不断。阿特玛是不朽的—防水、防火、防热、防风、防弹、防震、防病和防腐。阿特玛是绝对的、纯净的、永远只是一个。它是身体的真正导师;它操作意识和感官;它使眼能看,耳能听,手能动等等。结合了心念和身体,于是一个阿特玛呈现众多,如太阳之反映于许多水盆之中。

谈到生命,我们指的是身体。关键不在于寿年多长而在于生活素质。人应该进到身体极限之上;这极限是一种灵魂已必进入的‘业的监狱’。人生的目的就是解脱自前世带来的业、性向、潜在形成力等的附加物;这些附加物囚禁灵魂,阿特玛。在生死之间,人培育起各类不同的关系于身体的层面—孩子与父母,男友与女友,丈夫与妻子,母亲与父亲及其他等等。如果我们认同身体,我们就会被‘我

’和‘我的’的感觉卷走。这是第一个过失也是一个严重的过失。只要身体还存在，这些关系就会持续。一旦身体毁灭，这些关系又怎么啦？真正的关系是在阿特玛的层次，不是物质的、身体的。诞生前，你跟谁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灵修就在于了解你的本来面目。你是阿特玛。阿特玛只有一个：Atma Okkate。

每一个人的寿年经已前定，甚至在生前已定了，就像一部汽车的期限一样，然而，阿特玛是不朽的、永生的。斯瓦米说，赐予生命或拿走生命是神的职务。没有一个医生能给予或拿掉任何人的生命。斯瓦米有一次对一批医生说，给予和拿走生命是祂的职务而医生应该做的就是致力于改进众人的生活素质。

主基士拿也曾宣称，一切只遵照祂的旨意发生。重要的一点是去了解我们称为死亡的细节，去探索死亡何时降临及何时熄灭在加护病房治疗的生命。以

一个机械式观点去照顾病人仅是肉身层面的照顾，和以此观点去利用科技的进步，现代的专科医生不但对待一个病人如生物机器及延长生命的维持于加护病房，并且也无知地视身体为‘不朽的’。这心态与阿特玛无关；阿特玛带着缥缈的同样的模样离开了身体并在身体之上徘徊。斯瓦米强调：对身体的爱是虚幻的、短暂的。对自性，阿特玛，的爱才是真实的、永恒的。

在2003年7月5日，臀部骨折之后的第一个讲道中，斯瓦米说：

“在你认同身体的那一刻，痛苦便产生了。我不感到疼痛，因为我没有‘身体执著’...一旦你培育起‘神圣意识’ (Daivabhimana)，‘身体执著’ (Dehabhimana) 所引起的痛苦即消失。灵道的第一步就是去克服身体执著。你容易受到各式各样痛苦的侵袭，因为你的身体执著与日俱增。当身体执著增加时，自性意识就减少...要逐渐放弃身体执著而培育自

性意识。只有阿特玛是真实的、永恒的。阿特玛是我们的生命。其他一切是过眼云烟。不要被身体执著所迷惑。”

2003年12月25日斯瓦米在耶诞节讲道中提供一则令人耳目一新的信息。祂的题目是“只有阿特玛的关系是真实的”；祂谈的是神如何超越生和死：

“说真的，神是没有生日的。认为神在每年的某一日诞生是无知的一个标志。神没有诞生也没有什么目标要达成。然而，为了灌输信心于世人的心念，神于是下凡。有生必有死，但神超越生和死。其实，生死的产生完全依据神的旨意。祂无始无终。信徒们限定神于身体的形相，膜拜祂和庆祝祂的生日。这是他们想像的一个产物。它不表示真实。”

在步上灵道的当儿，许多人都寻求一个物质上的剖白或崇高真相的直接证据。然而，很多东西圈能用肉眼来见证和理解的。阿特玛超越五大元素的范围

而不具任何物质形相。阿特玛总是满足的和喜乐的，无极限的和不朽的。

薄伽梵解释说，你或许认为太阳是自发光辉的，但其实把光带给太阳的是阿特玛。所以说，最伟大的莫过于阿特玛了。它的浩大，无以描述。所有五大元素是由原子构成的，并且有一个相，而阿特玛是无限的并超越一切相。阿特玛是神圣力量并且在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个微小部份之内是处于定量阶段的。阿特玛觉知可比为对神的膜拜，视神为能量原则的膜拜。

了解阿特玛即了解一切。掌握阿特玛就等于获得了‘认识你自己’这警语的智慧。古希腊至少有六位哲人对这一嘉言提出来讨论，包括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梭伦(Solon)等。这几个字是开启人的本来面目的古老的钥匙而被记录在位于特尔斐(Delphi)城著名的阿波罗(Apollo)神庙的前院。罗马诗人尤维纳(Juvenal)坚

持这些字其实是来自上天的训示。马可·奥勒利乌斯 (Marcus Aurelius) 写道：“好好向你自己之内察看；如果你常向内探视，一股力量之源泉必自内涌出。”有史以来，这训谕一直为伟大导师和经典所推广。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托马斯肯必斯 (Thomas Kempis) 这么写道：“对‘你自己’的谦卑的认识比饱学之后而作的深入探索，更为肯定的是达至神的一条途径。”《道德经》宣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斯瓦米衲自己说：“人想了解一切但却不了解他自己的真实本质。‘认识你自己’，你就认识一切。这就是奥义书(Upanishads)所说的，“要致力于认识和体验，一切之所由认识和体验的‘那’。”那就是永恒的、无上的阿特玛妙乐。真正的快乐是与神合一。如果你跳不出尘世，你决不能获得快乐。”
□ 1998年11月《永恒战车御者》，“崇拜神为能量原则”

薄伽梵指出，‘Man’ (人) 这个字是我们真实自性的一个线索。‘M’指的是 Maya(虚幻)，‘A’是

Atma(自性)，‘N’是Nirvana(涅槃)。Nirvana不是某个如田园般的天上人间，就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Nirvana的真正意思是平等心，即平等看待一切明暗、苦乐、得失、褒贬。它的另外一个同义字是Samadhi(译注：定、等持、三昧、三摩地)。佛陀是把平等心命名为Nirvana的人。(见1997年6月S.S的‘纯净^{3/4}超脱之道’)佛陀也说，“智者不畏死。”

阻止人一睹其本来面目的就是虚幻的境界，并且也经常陷人于消沉和沮丧之中。

“要了解无相的阿特玛，你就得超越相。初时，你静虑于一个特别的相，但渐渐地你认识到你应该超越那相(例如佛陀、耶稣、基士拿、湿婆的相)而体认无相的圣灵。只要你著相，苦与乐就挥之不去。你在这外在世界所目睹的一切无非神的彰显。

“你们大家聚集于此是神的彰显，就连这礼堂也不

例外。虽然你到处都看到神，但是你还是要去寻找神...

“圣灵潜伏于人之内但你却把各种不同的名和相归属于它，并且想借祭典去让它浮现或显灵。最终，它使你陷入挫折和沮丧的泥泞里。”

□2001年3月S.S 湿婆之夜讲道

峇峇提供一个有趣的例子。大学宿舍男生每天都能看到峇峇的大象，赛吉大；由于象的棚栏靠近宿舍，过了不久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但如果他们在野生动物保护园看到哪怕仅是象的尾巴，他们也会感到兴奋不已。斯瓦米解释，同样，你看到神以人身出现在你周围，但你不感到兴奋。倘若你看到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你肯定惊喜若狂，认为自己已一睹神圣的宇宙形相！即便是细胞层面，阿特玛也存在其间。内寓之精灵只有一个，同样的精灵寓于众生之内而与肤色、种族、宗教、文化——这些仅是外在差异——毫无关系。所以，你和我是不分开的。

我们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明乎此，你就不会到处去寻找神了。

“要维护你的自我—尊敬。如果你能维护你的自我—尊敬，你就能欢享阿特玛的妙乐。首先，要了解阿特玛是什么意思。存在于每一个人之内的“我”的原则就是阿特玛。吠陀宣称，“我是梵天”。依我所见，这不全是真相，因为“我”与“梵天”的出现显示二元性。真相是一个不是两个。人应该坚持非二元性原则并圣化其生命。一旦对这原则培育起信心，你就会拥有所有的纯净、声望和昌盛。所以，要以自我—尊敬去生活。

“你或许认为太阳是自发光辉的，但其实，把光带给太阳的是阿特玛，所以说，最伟大的莫过于阿特玛了。它的浩大，无以描述。所有五大元素，是由原子构成的，并且有一个相，而阿特玛是无限的并超越一切相。阿特玛存在于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要理解这一点，你得超越相。一切物体都有相，但

很快它们就失去它们的身份而融入阿特玛。所以，人应该超越相而融入阿特玛。” □2001年3月S.S. “善加利用自然资源”

“常说‘Daivam Manusha Rupena’。它的意思是，神以人身下凡。圣灵并非一个分开的实体。它遍存于人类之中。神化身为人以提醒我们这一点，并且救赎人类。人身之所以被认为是高度圣洁的，就是这个原因。人身是五大元素聚合而成的；这五大元素是地、水、火、风、空。令到五大元素操作的神圣力量就叫做阿特玛，无上自性。阿特玛无相。它超越一切名和相。是故，切莫以为神是局限于个特别的相之内。总要记得，神是爱而爱是神。”

□2006年1月14日讲道

斯瓦米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你的正确地址。如果你有一个信封，内有一封信，你在信封上写明收信人的名字、地址和你自己的回邮地址。你的名字是阿特玛。你来自

阿特玛。你前往阿特玛。”祂描述了阿特玛的真性为光辉，一个伟大崇高的、发光发热的、拥抱一切的光。

如何彻底理解这一点呢？跟看着你周遭的人一样简单——在达瞻(darshan)时，在聚会时，在课室内，与家人和亲友，同事和国人在一起时。

一旦你除去名和相，你看到的只是一，阿特玛。斯瓦米说：“基于不同的身体去分别就是无知。当一个人学会除去这无知时，阿特玛的真正光辉就会展露而他就会看到内寓圣灵，存在于众生之内的阿特玛，的一体性了。” □沙迪亚赛峇峇的教导概要，
“阿特玛”

还有一个更强而有力的理由，让你在初时就作出努力去根除‘你与他人是分开的’的这种理念或感觉。智力非常接近阿特玛。一旦所有分隔之感觉被清除，智能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去接收，其百分之

九十的发光能量于阿特玛。在祂的讲道“菩提与阿特玛”中，斯瓦米阐释：

“初时就得作出努力去躲开自我所加诸智能，菩提(Buddhi)的覆盖。菩提非常接近阿特玛也因此而容易接受阿特玛所发出的光辉。菩提可吸收其百分之九十的能量于阿特玛。心念从智能引出它的力量，然后激活所有感官。感官的力量扩散到全身。如果智能得以保持完全的纯净而不污染，它就可能把阿特玛的整个力量传达到全身。

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我是谁？’的答案。通过爱，通过爱，借助于智能去探索你的真实自性并净化你的心念。这是我对你的期待。” ㊦ 1990年8月 S.S. “菩提与阿特玛”

Atma Okkate：只有一个阿特玛

Param Brahmam Okkate :

只有一个至高无上之主

你在世上所看到的每样东西无非 Visva Virat
Swarupa — 神圣的宇宙宝相。一切相都是祂的。

我个人尚未体验到或见过‘宇宙宝相’。在印度，你可以看到海报上和月历上所有神的形相，但其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梵歌之川》(Gita Vahini)中，斯瓦米提醒读者‘Visvarupa’或宇宙宝相只能以超凡的眼睛，智慧之眼，去看，而这智慧之眼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赢得。

基士拿告诉阿周那：“宇宙宝相(Viswaswarupa)不能以有极限的、只能看到自然界之物的眼睛去理解。因此，我会赐予你超凡的眼睛。

☐ (沙迪亚赛峇峇《梵歌之川》)

宇宙宝相无处不在并以每一众生之内在实体呈现。由五大元素构成的肉眼怎能看到超越五大元素之物？斯瓦米以电能比喻宇宙宝相，电能存在于电器装备中，但不为我们肉眼所能见。当看到灯泡通电而发光时，我们的肉眼才认识到电的存在。宇宙宝相充满一切。神圣能量无处不弥漫。

《梵歌》(Bhagavad Gita)第十一章，阿周那请求基士拿让他一睹神的宇宙宝相。如其所求，基士拿同意恩赐阿周那以“特殊眼睛”去看物质以外之物。

阿周那现在能‘看’到整个宇宙：星球，遥远的星星，各种生物，包括其他世界或其他次元的居住者；各种树木，动物；神祇，圣贤和赞唱圣歌者；雷声，天上的蛇精，无数的眼头口，点缀得非常华丽的、不曾见过的服饰，赶赴战场的军队，毁灭性的武装，皇冠，武器，工具，神圣规律的标志，珍贵的石头，生物，动和不动的物体如山岭和海洋，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神奇东西，形成一团强烈的火光

，眩耀夺目，令阿周那难以忍受。他连宇宙宝相延伸到哪儿都看不清；这宝相似乎没有极限，一直依其光的地平线延伸下去，没有止境。宇宙宝相是发光体，其辉煌不是人所能理解的，是超自然的。

斯瓦米继续阐释《梵歌之川》所描述的，阿周那终于体认到宇宙宝相是一个不虚的真相。体验了宇宙宝相之后不久，阿周那请求基士拿，‘主啊，我看到我从未见过、听过和想过的宇宙宝相。我认识那是一个不虚的真相。那些可怕的火焰正要把我给热焦了。我全身正在那荣耀的冲击下嘶嘶作响。再一次在我面前现身吧！这一次要带着祢那甜美笑容的形相显现！父啊！我再也不能忍受那样的景象了！’

□ 《梵歌之川》

基士拿同意并提醒阿周那这景象乃上天威力，不是任何吠陀知识的高度或苦行或简朴生活所能获得的；只有那些心中充满对神的爱和眼中时时在在都没有其他形相的信徒才能获得。

“阿周那！你刚刚看到了我的宇宙宝相，这景象绝不是对吠陀有高深的认识或苦行或简朴生活所获得的。只有对我虔诚的人才能获得，要怀持这样的专一虔诚(Ananya Bhakthi)，不被任何事物分心、影响的虔诚。这样的虔诚者看到的只是主；不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视之为对神的膜拜。在他们眼中，没有其他形相，没有其他念头也没有其他让手执行的动作。他们只念诵我的名号...他们只为了我而采取积极的行动。阿周那就这样地获得这样的视象。我要求的也只是这个：Ananya bhakthi，专一的虔诚。

☐ 《梵歌之川》

对那些已读过圣经启示录 (Revelations) 中圣约翰对他所见的神圣景象之记述的人来说，他们就知道那和阿周那的体验有显著的类似之处。在第十八章(译注：可能是十四章之误)中，圣约翰(St.John)描述：‘而我听见一个声音来自天上，好像很多大水声音，又好像巨雷声音；我所听见的那声音，也好像弹琴者在自己琴上所弹的声音...’他继续描述无数

自然景象和能量于一个不可想像的形相的五彩缤纷之中。在一个高山上，耶稣改变容貌，显圣容，散发光辉，摩西(Moses)和伊莱亚斯(Elias)也出现，正和耶稣说话；耶稣的信徒们看到了从祂身上发出的光，都忍受不了。在经书中，还有其他有关这些精深体验的描述，但肯定地，阿周那的体验可谓是其一个最佳的记录了。

有谁能想像这样的一个宇宙宝相(Visvaswarupa)? 我们很多人宁可不去看一个有着千眼、千头、千口和千足，令人目眩的宇宙宝相！这是一个误解。如果我们环顾四周的人的形相，所有那些数不清的头、臂、口和足其实都是宇宙宝相的一部份。所有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身体，在群众中，在课室内，在工作场所，在达瞻(darshan)时——无非宇宙宝相的一个明证。斯瓦米解释：

“圣灵(神性)是不能被定义的。那就是为什么说‘神是千足，千眼，千头和包含宇宙每一物’的原因

了。祂是全在的。宇宙中的一切，从微粒至最大的星球，都具有一个相...你在这世上所看到的每一物无非 Viswa Virat Swarupa，神圣宇宙宝相。”

□ 1995 年 6 月 SS (永恒战车御者)

如果一个人持有过多的身体—意识，‘我是这身体’—那就很难去静虑于宇宙宝相，然而，有了薄伽梵的恩典，肯定就连一个普通人也能做到这一点。要走出第一步；不要太在意肉身。“噢，我头疼，噢，我肚子疼，我感到太热...我感到太冷，我喜欢吃比萨饼，我不喜欢吃饭...”

我发现引用斯里摩诃罗阇基士拿·罗斯哥特罗 (Sri Maharajakrishna Rasgotra)，前印度驻英大使，的话是很恰当的。他在 2009 年 11 月版的《永恒战车御者》中写道：

斯里罗斯哥特罗 (Sri Rasgotra) 对赛峇峇的超凡力量有超过四十年的个人体验：其中最令人惊叹的启示要算是在 2009 年 6 月 23 日对赛峇峇神化身的身份

直接的个人体验了。在斯瓦米告诉他，“而现在怀疑正开始也猛烈攻击你了！”的前一天，斯里罗斯哥特罗已注意到一些‘信徒们’对坐在轮椅上的神化身作一些讽刺性的批评。即便这小小的怀疑污点也潜入他的心念，怀疑峇峇的神力是否正在消退！

斯里罗斯哥特罗时常坐在一张椅子上，很清楚地看到峇峇的到来和离去以及在赛古鲁弯礼堂的大部份巡视。第二天早上，当他把目光投向峇峇从那儿进来的大门之处。当峇峇从祂住处出来而他的眼睛捕捉到祂身景的那一刻，事情就发生了。那是他从来未曾体验过的。

他自己说：“忽然间，我感到在我身体之内有一股热气涌出而我的视像开始改变。在这之前，一切是平静的、稳定的——围墙、大门、坚固的建筑物及排列坐着的身穿五颜六色沙莉(Saris 印度妇女服装)的女信众、古鲁弯礼堂——都成了一片微波荡漾、五彩缤纷之光的海洋。本能地，我的右手跑到在我左腕之内的脉搏。脉搏跳动正常。”

他还能清楚看到，就在那一刹那间，峇峇坐在轮椅上，有几个随从陪伴，一如往常。

斯里罗斯哥特罗继续：“突然间，整个景象又再改变而我看到处处都是光，‘纯净中最纯净’的光，含盖一切！它看起来似乎无物是存在的，除了我现在看到的天上的光辉。不论我转向哪儿，我只看到光，每一处都是含盖一切的光...我看到的包括几千个信众奇迹般地融化于眩目的、激动人心的圣光之中。

目睹此景，我记得我对自己说：‘我的意识完全清醒，这一点都不假但却那么奇异。光是那么的亮但却不那么刺眼也没有散发出热！’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我神圣的导师正赐给我祂真性的一个影像’。...顷刻间，景象开始改变，光迅速地从四面八方退去...我现在可以肯定峇峇就处于光辉的中央...而这就是薄伽梵每天例常展现的景象，祝福在场的信众。”

伊斯兰苏非派 (Sufi 释注：伊斯兰神秘主义派) 大师沙姆苏丁拉希吉 (Shamsuddin La-hiji) 有类似的体验而发表于 1989 年 3 月版的《永恒战车御者》(Sana-thana Sarathi)。这么写道：“我看到整个宇宙于其由光组成的结构之内。

每一物都变成一个颜色而一切‘存有’的所有原子都宣称：‘我是真理’，每一个原子都与其‘存有’名实相副。

薄伽梵以其每天的形相或其他形相同时出现于许多不同的地方已不是什么秘密。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他就曾以一个墨西哥司机的样子现身于我面前。

1985 年 6 月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并坐定时穿梭的巴士到另一个航站。发觉自己乘错了巴士，我于是就在下一个站下车。匆忙中，我把手提包遗留在座位上，内有我的护照、机票、现钞、信用卡和记有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簿子。

当我发觉时，为时已晚，巴士已离开，不见踪影。有关该辆巴士的资料，我全不知晓。十分钟后，有一辆巴士来了，我顺便请教司机该怎么做。

巴士司机说，“老兄，这是洛杉矶。有两百辆巴士在川行。除非你告诉我有关巴士的特别资料，否则，我是不能协助你的。老兄，我看只有神才能帮助你了。请下车吧！其他乘客要上来。”

“老兄，只有神才能帮助你”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响着而我只好呼唤峇峇，向他求助了。几分钟后，一辆白色机场小客车，停在我旁边。“你是那个遗失护照的人吗？”一个像是墨西哥人，带着无边眼镜，蓄着触目的胡子，与峇峇体型相似的男士问我。至今我仍然记得那陌生人的那双敏锐的眼睛。

这个人不知从何处冒出来问我有关我护照之事，令我甚感困惑不解。他把手提包交还给我并送我到另一个航站然后消失。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还是处在震惊的状况，于是就忘了问他是何方

神圣。

我内心知道是神把我的护照带回给我的，而且我也没有打开手提包来检查是否原封不动。

六个月后，在一个私人会谈中，斯瓦米告诉我，祂必须像一个母亲一样跟在我后面来取回我的护照并责骂我太大意。当我告诉斯瓦米，那时我坐了长时间的飞机已感疲倦至极的时候，祂就责骂我，“懒虫”！

每天在主殿赞诵的 Veda Pushpanjati (吠陀精选朗诵，编成书而以之为书名)，宣告薄伽梵的到来，包含着宇宙宝相的重要参照。(在精舍内的书店可购得《Veda Pushpanjati》)。从第 111 面开始你会读到一系列赞美宇宙宝相的诗句。兹摘录如下：

“至高无上身存在着，博厚高明，含盖整个显现的宇宙，凭借每一个心念去认知，透过每一个眼睛去观看，且利用每一个肢体去工作。祂超越宇宙而存

在...整个显现的宇宙是祂的光辉；祂，至高无上身，超越它太多太多了。只凭祂一小部份的光辉，祂就永远支撑宇宙，而大部份的光辉则在显现的宇宙范围之外以便体现永生。

这至高无上身是在 Samsara (轮回。粗糙、肉身、物质的世界) 范围之外的。变成整个宇宙的仅是祂的一小部份；生物王国就是从这显现的部份跃起的，包括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祂较大部份的光辉则在显现的宇宙范围之外以便体现永生。宇宙生自于祂，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Viraj’，(光辉)，以之为根基，即所谓的宇宙身。第一个创造者出现了。第一个诞生的生命体逐渐长大；祂先创造地球，然后是各种物体，神圣的与邪魔的都在内。”

宇宙之主只有一个。斯瓦米回答的精髓，“为什么怕，有我在此？”就存在于 Param Brahmam Okkate (神只有一个)的肯定之中。在给学生们的信中，斯瓦米详细地描述：

有这样的一个宇宙之主去信靠，你还有害怕与焦虑吗？祂崇高的保证总该支撑着你并激起你的勇气、力量、平和与喜悦。祂说，“看！对那些只膜拜我而不想其他一切的人，我给予完全的庇护...坐于你内心深处的宇宙全能之主是唯一的‘执行者’。你仅是木偶，让祂照祂意思使你起舞。你的问题不是针对“为什么？”的问题。困难与担忧不来自于外在因素。它们起于你那不降服于神的心念。”

□ 给学生们的信，‘爱的本质’

Param Brahmam Okkate : 只有一个至高无上之主

Parama Prema Okkate :

只有一个无上的爱

主就是爱，
爱是祂的神圣形相。
神圣的爱只有一个
那爱是救赎的真言
为了一切众生
愿爱普及于世



永恒的圣爱是能量，创造了宇宙及其内的一切。爱是宇宙中最具威力的能量。有一个根本的爱在对每一个人说话而只要我们愿意聆听，我们就能听到。有爱之处，就有平和、喜乐、满足、信任和充裕。爱的施和受开启进入更大的谅解与接受的大门。

缺乏爱，动乱、憎恨、忿怒和恐惧就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世界里有负面状况存在的原因。更多的爱的施与受是在所必需的。爱有它自己的一个

意识。它不能用文字来包容和定义，因为它是直接从内心发出的。这内心是神的宝座。纯爱绕过头脑——它只是心与心的联系。那爱没有原因或季节，它是自然流露的。而且，即便我们常想给爱加以标签为某个项目或物质，我们也绝对办不到。爱不是商品。

没有什么是不能用爱去达成的。然而，你用爱去做的只能是正面的和利益众生的。爱是宇宙及在它之内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营养品。爱使一切变得可能。爱的能量是你解决你任何问题的唯一必需之物。你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与你在生命中所拥有的爱的多寡有直接的关系。当你被爱所围绕时，你会感到更加愉快，更加自信，更加安全。

我们是神圣的，也容易圣化，当我们接触到另外一个彰显最高层次的纯净与爱的人时，哪怕只是念头而已，这就像是一块铁接触到一个更强大的磁石而被磁化一样。这块铁被磁化的当儿，立即就吸引其

他的铁块过来。如果把铁块与磁石分开，铁块就失去磁力了。然而，如果接触能持续一段长时间，它就得到自己的磁力。同理，那些与峇峇接触久了的人，他们自然就会彰显祂的圣爱了。1982年斯瓦米对喜斯乐博士(Dr.Hislop)说：“我会注入力量给那些爱我的人的心念与智力之内。”

爱的振荡能量是很有磁性的。它有引力，连无生命的物体也能吸过来。斯瓦米就是有两只脚的爱。祂之所以像磁石一样吸引每一个人并且以其圣爱去圣化他们，就是这个原因。就连动物也被祂吸引而保持平静，没有攻击性或恐惧感。“爱是让恐惧离开的”，一个杰出的心理学家杰里詹波尔斯基(Jerry Jampolsky)说。

今天在这地球上斯瓦米可说是爱的最高的彰显了。如果有人千里之遥想着祂，他也会感到祂所散发出来的圣爱！祂说，“为什么怕，有我在此？”你越爱和接受你自己现在的模样，你就越从他人那儿

把爱吸过来。你会彰显充满爱的、提供能力的、充裕丰盛的情况于你的生命中。要把爱注入你自己之内以达到散发爱能量的高点。

这提升你的能量振荡。最后，人们与动物都会被你吸引而渴望接近你。爱治愈创伤并给每一物和每一人带来平和、喜悦、慈悲、丰盛和满足。你有取之不尽的爱。你本身就是神圣的。就算你从现在到永恒一直吸收爱，你也不能使爱枯竭。

在你的心和身之内去感受，爱到底是什么模样，并让爱去指引你。以爱去回应一切情况。要每一刻都活在爱的能量之中。爱是胶，把宇宙和它之内的一切粘在一起。一切是空，唯爱是实。你要的爱现在就在我之内。只有爱，只有神。

所有这一切，或更多，都是 Parama Prema Okkate (只有一个无上的爱)——爱的能量。

斯瓦米说：“一切能力都潜伏于人之内。没有不在人之内的能力。光波与电波存在于他之内。磁力是其中之最强大者。这就是他内在引力的起因。无物不具引力。就一个丈夫而言，妻子是磁石而就妻子而言，丈夫则是磁石。就一只蜜蜂而言，花朵是磁石。就一个商人而言，他会说，金钱是磁石。古代，国王经常头戴嵌入磁石的皇冠，因为臣民会被磁石吸引。同样，皇后也穿戴镶着磁石的珠宝。神是磁力的化身。祂拥有无边的引力。那就是为什么神吸引万物的原因了。” □2004年8月S.S(永恒战车御者)“圣灵充斥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

蒙斯瓦米祝福，内人与我于2000年5月首次造访莫斯科(Moscow)。俄国的沙迪亚赛组织邀请我在他们的国家会议厅讲演。处于来自俄国及前苏维埃联盟国家的几百位信徒之中，确实令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和体验。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一个俄国人的家庭。没有人会

说英语；我们有翻译者。他们真诚的爱和热切的款待实在没有话说，令我们受宠若惊。我们不是来自欧洲国家而是来自印度百善地尼乐园的稀客，其他的客人不是来自意大利、英国就是来自美国。

内人与我在这一生中从未体验和感受到这样的爱，就连与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在一起生活时也未曾体验过！要消化这种爱的感觉也要一点时间。我们与俄国信徒间没有共通的语言。因此，没有心理负担干扰畅流于我们之间的真诚爱流。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毫无关联。在内心的无声语言里，纯净而神圣的感觉每一刻都自然溢出，每一刻都是当下唯一的全在圣灵。

在这样的一个偶然的相聚中，没有过去的偏见或痛苦回忆也没有未来的任何担心，如你在任何世俗关系中所遇到的。那样的担心只会稀化这纯爱的交换。我们没有口头上共通的语言来表达这感受。就是从那些亲切诚挚的几百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涌出的纯

净而神圣的爱，以那样的能量为我们充电。这体验顿开我茅塞，使我明白纯爱为何物。确实，这爱是神圣能量或神的爱，的直接心对心的转移，绕过头脑（心念），以免头脑加以调整、推理、观望及许多如好恶等的对立面而使自然和天真之物的纯净变了颜色。

“说到神的爱，我敢说大概有百份之九十九的信徒不知这无上之爱 (Parama Prema) 为何物。用一个世俗观念来解释这爱，这会使你迷失方向。夫妻、母子、朋友亲戚之间的执著往往宽松地被描述为爱 (Prema)，但这些执著是短暂关系的结果，而本质上它们确是乍停即逝的。

“Prema 是爱。这爱横跨过去、现去、未来三际。这样的爱只能存在于神与信徒之间而不能用于任何其他关系。要理解神之爱的真正本质实非易事。你只知道世俗的执著；执著是起起伏伏的。神的爱是永久的、不变的。如何去理解这爱呢？借培育‘一

一切都是为你好而发生的’这种感觉去理解，不论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什么，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若具备这样的坚定的确信，神给你的爱的价值就提高了。” □1995年2月‘永恒战车御者’(SS)讲道。

如薄伽梵所说的，对大部份人而言，爱是某种涉及几个人的事——情人、同伴、妻子、丈夫、父母、孩子也许还有几个密友或亲戚。它也与感官的欢乐和世俗的对象——食物、饮料、旅行、电影、衣著、资产、珠宝和金钱等，不无关系。爱与生活互为关系，但大部份的爱是与私利有密切的关系的。身体上的关系污染爱的纯净。爱根诸心，发诸底。心念若插足，爱决不能纯净。

斯瓦米的爱是无边的，自然流露的，以一个洋溢着仁慈而给予立即回应的。祂提供人类的每一个大工程——水供工程、高级专科医院以及天然灾害的立即救济响应，如2004年的海啸灾难、印度奥里萨邦(Orissa)水灾等，都只能是祂神圣的爱与慈悲的展

现。纯净而神圣的爱(Parama Prema 或无上的爱)是无极限的。它起自神的心。一切随斯瓦米旨意而发生；凡祂所意愿的，无不如期完成。神圣的爱和神圣的意愿是分不开的。

大多数人看到薄伽梵现身时，无不感到这无边的爱的喜悦。然而，一旦他们转向外在世界的环境，这感觉就蒸发了。斯瓦米坚持，你必须看到同样的圣洁环境存在于你怀持虔诚的任何地方。祂劝导：

“赞诵主的名号，不论你身在何处，在乡村里，在街道上，在每一个家里及在你的谈话和歌唱中。这就保证你对神的爱不动摇和不衰退的方法。正如神在世上展示祂的爱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展示祂的爱...无人能描绘圣爱的本质。它是诗人所不能想像和理解的。凡浸于圣爱之水中的人是不能告诉任何人有关他的感受的。若圣爱之水只及其颈部，他或许还能描述几句。” □1995年2月讲道，刊登于《永恒战车御者》

一个很有爱心的黎巴嫩诗人，卡里尔吉伯兰 (Kahlil Gibran) 写给他的好友玛丽哈斯克尔 (Mary Haskell)：

“有一首古老的阿拉伯歌曲，这么写道‘只有神和我知道在我心内有什么’——我愿意剖开我的心，把它拿在手上，好让其他的人也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渴望比揭示一个人的爱更深的渴望了。我们大家都愿意谦卑地把在我们之内的这小小的光拿出来。当爱变得广大时，爱就变得沉默无言了。”

☒ 卡里尔吉伯兰致给玛丽哈斯克尔的信

耶稣对所有卑贱和失落的，贫穷而凄惨的一群都怀着悲天悯人的大爱。他根除了在耶路撒冷寺庙残酷虐待鸟兽的沿习。对针对他的迫害、辱骂、嘲笑、憎恨等，他全无动于衷，一笑置之。最后，他慷慨就义。在最后一天，他体认到：“我父与我为一。你和我为一。神与我为一。”耶稣对门徒们说的最后的话：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继续存在我的爱内。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约翰 15:9-12)

灵道是简易的：借由爱心的服务展示这爱的一体性给大家，不求酬劳，不救回报也没有‘我有什么在内’的期盼。

在 2005 年乌卡地(Ugadi)节日讲道中，斯瓦米解释，爱是永恒财富。他说：“世俗的爱是，经你轻轻一尝而后就舍弃的。然而，神圣的爱就不是如此。”在1980年3月30日我亲身体验薄伽梵的圣爱，Parama Prema(无上之爱)的奥妙。薄伽梵峇峇第一次来到我梦中。在梦中，峇峇坐在有扶手的椅子上，穿着一袭白长袍。当我跪拜在祂跟前时，烟蒂和烟灰即从我衣袋中倾出并堆满祂的莲花足。尴尬，我仰首看着峇峇。祂怀持着深不可测的爱和全不在乎的接受，一言不发，直接从内在给我传达一则信息，“即便污秽至于斯极，我仍爱你。”

我一天抽三十根烟，持续了廿五年，就连睡醒时，我还是点了一根烟才起床。这就是我一直戒不掉的嗜烟习性。因为这个梦，我明智地停止吸烟一天，

把所有的欲望都置于薄伽梵的莲花足前。

一天很容易地过去了而我开始闻到阵阵茉莉花香，就连在手术室也能闻到。我一整天都不想到抽烟。好几天过去了，没有抽烟的念头倒是茉莉花香日益加重。

在一周之内，只要我在清醒时，茉莉花香就笼罩着我。这不可思议的体验持续了九个月直至1980年12月28日我第一次被峇峇召见面谈。我的嗜烟习惯就这样地一去不复返了。薄伽梵创造了茉莉花香来庇护我，免我受烟味侵袭！Parama Prema(无上的爱)是无极限的；令人惊异的恩典随之而至。

爱不能从一个表面的台阶去理解。你必须完全沉浸于其中；你必须潜入海底方能取得宝贵的珍珠。你自己必须成为爱以体验爱。薄伽梵说，圣爱可以培育自两个实际的方式：“其一，视他人的过错，不论多大，都不算大；视自己的过错，不论多小，都

不算小。这样，你就获得友爱和宽容的素质了。其二，不论所做何事，要记得神是全能、全在的。祂看到、听到并知悉每一事物。要明辨真伪并总是说真话。时时刻刻都认知神的存在。” □斯里沙迪亚
赛塔塔的指导

“没有欲望的爱是至高无上的。至高的奥秘在于人必须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活在世上。吠陀经(Vedas)劝导我们，要在没有欲望碰触心念的情况下去爱神。既然你必须爱，就为爱而爱吧！那些谈论有关神的人仅从表面体验去那么做，而那些洋溢着神的爱的人就找不到言辞去表述他们的福乐。吠陀经之所以称，神是超越心念和言辞的，就是这个原因。人人都应该竭尽所能去体验这爱。” □1995年2月讲道载于《永恒战车御者》

Parama Prema Okkate ³/₄ 只有一个无上的爱。

Parama Shakti Okkate :

只有一种根本能量

宇宙能量在哪儿？

宇宙能量是遍满一切的。

它在你之内，在你上下，在你周围。

你本身就是那宇宙能量。

神是爱而爱是能量，不是情绪。爱如泉水，涌自内心而向四面八方溢出—Prema Dhaara (爱流)川流不息。“神在你呼吸的空气中，在你道出的话语中。神以梵音(Sabda Brahman)出现于声音中。无线电波弥漫一切。它们代表神的力量即 Divya Shakti(神圣力量)。这和它本身彰显为磁力、电力和原子能并无二致。你一定要认知潜伏于宇宙中的无限的神圣力量。” □1995年6月《永恒战车御者》‘体验神’

正觉的力量是在人之内的最重要的能力；它是智慧力量(Prajna Shakti)。其他的能力如意志力、智力、语言能力和推理能力皆源自智慧力量。此正觉是靠思想(念)来维持的。思想(念)是所有能量中最精微的一个。

“有些人常常沉溺于世俗之念中。有些人自诩才智过人而累积无数书本知识。其实，这些炫耀就像是过敏症。一旦过敏开始扩散，它们的能量就被侵蚀而衰退。遗憾地，今天，我们正培育敏感症而不是能量。不要老考虑某事某物，对你是好是坏。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不论发生什么，都要认为，对你是好的。当你建立起这样的态度时，一切就会转为对你好了。常保持充满爱与喜悦的心情。只有爱保护你和支撑你！” ❖ 2006年4月7日讲道

所有太空都含有宇宙能量而以光波、声波和念波展现。整个宇宙是能量的彰显，也就是 Primordial Force(根本的、原始的力量)，神的念力。由于能量

不能为肉眼所见，太空就显得空空如也。爱力、引力、磁力和灵力都是各类不同能量或吸引力量的彰显，都只是一而无二。

薄伽梵列出太空的五大特性：声音、思想(心念)、空虚、吸引和怀疑。‘Cosmos’ (宇宙)这个字源自希腊文，意为‘秩序’；在一般人的语言中，宇宙被认为是‘一个有序的系统。’Cosmic 意谓与宇宙相关的，源于太空并且是无边无际的。Primordial (根本的、原始的)意指那自始已存在者。于是，我们开始有一个观念，即，这不可测的能量是多么浩瀚，它充塞寰宇并提供动力。

宇宙是神的一个创造，附加上一致性的能量。这能量不局限于太空的某一点或某一时间。就连念(思想也是遍满一切的能量。世人不知其神圣本质。声音速度很快，光速更快但思想的速度是立即抵达的，不受时空限制！思想是能量并且是一个真实的能量。

当我们看不见某样东西时，我们通常就假设它是不存在的。就如电力，一直存在于电箱之内，但只有当开启电灯或风扇时，我们才认知它的存在。当我们在用电脑而突然电流中断，电脑不操作时，我们才知道没电了！同理，神是全在的；但祂的神圣能量只照耀那些以纯净之心崇拜祂的人。遍满宇宙的原始能量是位能但神圣能量是动能，以爱和智慧，健康与活力畅然流动。在除去障碍后，它起振荡并畅然流通。心念是障碍，是一束欲望及潜伏的性向。我们称此性向为 Vasanas (前世带来的熏习)。

信念是基本的而心念是介于宇宙神圣能量与个人之间的唯一接口。不信与不纯如负面思想，有阻隔宇宙流通的动作。我们的命运，不论是好的或坏的或不好不坏的都连结于一个能量——我们的念。当好的思想，好的感觉及好的意图被建立起来，心念方能变得纯净。意图比行动更为重要。

念直接与一个人的业和业报连结——也就是品性。命

运产生自一个人的品性。薄伽梵将这比喻为一系列的种子和果实。我们以一个念(思想)去播下一粒种子。从那念中结下一个果实，业(Karma)。从业的种子中结下一个果实，品性。从品性的种子中结下命运的果实。是故，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恶运直接和我们的念(思想)连结！

整个宇宙—Parama Shakti(无上力量)—是由念波，光波或电波组成的。这些波是那么的强而有力以致它们比人的身体更长命。心念是处于宇宙之根。每一处，每一形相或每一行动都有心念涉入。只有一种能量：Parama Shakti Okkate。

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位来自班加罗尔 (Bangalore)的杰出女性，是哥卡克教授(Prof. V.K. Gokak)领导下的沙迪亚赛人类价值教育学院的成员。她在一个访谈中问斯瓦米，在神圣力量与秘术力量或魔法是否有任何差异。斯瓦米回答：“整个宇宙内，只有一种力量(能量)。不同点在于你怎样去利用它。神圣

力量可比为一个泥塑水壶安置海水之中；它总是装满了水，不论你怎么消耗都消耗不完。然而，秘术力量就像是同样的泥塑水壶，这一次则安置在乾燥的沙漠里，水很快地在装满前就干涸了。”

这言外之意是这样的，如果某人的念(思想)或行为是自私的和有害他人的，它会反弹在他身上。他会因他自己能量的流失而导致其能源之被切断。另一方面，表之于思想与行为上的无私的爱会让无极限的能量直接从无限的源头，即神本身，畅然流通，而个人在从事有益的活动时也会像被发电机充电一样。

例如就拿一个巨大的数量的能量来说吧，它就被锁在仅是一个小原子之内。一个核能发电厂有着固定的安全设备，可以发电以点亮整个城市的灯光而一个核子弹也可以摧毁整个城市。同样的能量，不同点在于如何去利用。电力亦然——可以启动一台机器亦可以电死一个人。

在祂的讲道‘体验神’中，斯瓦米说：“爱因斯坦探究大自然的奥秘而得了一个定论，大自然意谓“了解神”。爱因斯坦发现物质和能量的可转换性并宣布能量可以转换为其他方式但不能被创造或毁灭...有一股力量在运作，但我们对之却一无所知。这就是所谓的 Ajnaatha Shakti，未知的力量。古人称之为“神的力量”—Divya Shakti。Shakti 就是同样的力量，展现它本身于磁力、电力和原子能。神在于原子之中。” α1995 年5月20日讲道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肉体是铁、水、磷、钙、铅等元素—无活动力之物质—构成的。在肉体之上者为妙体。妙体属心念之范围，忙于创造精神状况—疼痛、担心、恐惧或欢乐。

还有一种是灵体或因体，是‘无上原则’的一个意象或映像。我们这三个‘体’—肉体、妙体、灵体—是纯粹神的一个反映，那浩大宇宙能量的一个反映。

阿特玛是能量的发电机(发生器)而个人的安乐直接连接于流经身体与心念的原子能数量。它也被称为‘Prana-Shakti’，生命力，而唯此才是治疗者，不是医生或医院。缺乏能量，身体就滞钝，Jada(无生命的、无活力的、静止的)。

没有这能量，药物失效，手术伤口也不会愈合。这能量与新陈代谢的速度有直接的关联。每一个医生都应该认识心念在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昧于此，现代的高科技医院的技术人员却视病人为生物机器而已。

我想起有些人，尤其是西方人，在研究东方的灵修上，常把能量(Shakti)的信息或理念与潜伏于脊柱底端的力量挂钩并且可以借蛇力(Kundalini 译注：一种灵性能量，如蛇蜷曲于脊柱底端，可借练功使之上升)修习来唤醒它。斯瓦米强烈警告，不要随便修习。在发自内心的圣爱之上，人还能体验什么能量？

有关这所谓的蛇力(Kundalini)静坐，人们持有很多错误的想法。关于唤醒于脊柱底端和打通每一个能量中枢(Chakra)的蛇力，那能量就是气息(Prana)。借调息(Pranayama)的修练，人们认为气息可以从脊柱底端(尾闾)上升。若无良师指点，这种修习是危险的，斯瓦米劝我们，不要随便这么做。” □ 沙迪亚赛峇峇的教导

斯瓦米更进一步指出只靠灵修是不能一窥宇宙阿特玛的面貌的；只有凭借对‘寓于众生之内的圣灵是一个’的理念才得以认知。

“只有借由爱，你才能认知阿特玛：所有相反的主张都是虚假的、达不到目标的。凭借蛇力能量及其能量中枢(Chakras)的上升，从而体认宇宙阿特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做到了，那体验亦难借所获得的启示去传达。所得之意象必须是一个，没有第二个；只有这样，它才能是真实的。务必认知，每一众生之核心是一不二。” □ 《沙迪亚赛说》

“人的必要条件是认识在他之内的神圣潜力，也就是在他之内的所有能力和才华。它放诸四海皆准，不论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一神论者或一个不可知论者，都是如此。没有人能在缺乏能量下继续生存。这能量可以有不同的名字。名字不重要。能量是一个。

“就是这神圣的、最高的能量—Param Shakti—指引人类步上正轨。人应该致力于认知，神存在于一切，即便是很小的物体。” α 1995年2月讲道

神圣能量是人的能力与才华的泉源；他用他的智力，他的能力去谱写一首奏鸣曲，去驾驶一辆车子，去直觉危险，去撰写一本书。有一个实用的练习可以体认神圣能量的单一性，那就是以一个较小的物体，比如一只蚂蚁或甚至一片草去深思神之存在一只大的生物之内；比如一只大象或鲸鱼之内；以一粒沙去比对一颗星星，一粒原子去比对一个星球。在显微镜下观察一片海贝壳的碎片，一粒水晶，一片干叶，或一滴人血细胞，它们就以一个井然有序

的宇宙呈现。另一个练习，如薄伽梵所提供的，看着你的影子。

“看着你的身影。你坐着的影子也在那儿。当你起身时，你的影子也伸长。你的影子是人的能量。你是神圣能量。当你起而做些神圣工作，你的能量增长。宇宙能量在哪儿？它遍满一切。它在你之内，在你上下，在你周围。你本身就是宇宙，但你不能体认之。

“跟最单纯和最微妙的微粒子互相绑在一起的能量是神圣的。这些个别粒子的个别分开是绝对明确的并且不能被任何人改造。任何分开或融合都意谓创造的不存在。这神圣能量是神。” □ 1995年2月及1994年9月《永恒战车御者》

你是那 Parama Shakti。磁力、引力存在于万物之内。磁性是南北两极的力量。电能源自磁性的力量。从电能中导出原子能和光。原子能出现于你所想的一切，你任何时候所念诵的一首诗，赞诵的一则真

言，耳语一个秘密或一个祷告，倾诉一则爱情话语，高兴喊叫。当你提出一个想法，打一个电话，讲一堂课，向群众演讲，与邻居聊天，它就在那儿。当你低吟一首曲子或高唱一首峇赞，它就在那儿。

它是一股无时间性的能量，一股使你产生动力的能量，不论你在哪里，它都是你神圣的、与生俱来的素质的一部份。它是天赋的力量。你是天赋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崇高的真理了。

“在人心念内的所有思想都有磁力。从磁力中导出电能。电能是电灯与原子能的泉源。原子能存在思想与话语之中。所以，磁性的能量是所有能量形式的根基。对说话，歌唱和所有其他活动作出解释或说明理由的就是能量(活力)。这活力的威力自古以来就被认知了。印度就是认知这活力(能量)的神圣泉源的国家，体验其力量并宏扬有关它的真相到世界各地。” □ 1995年4月在恒战车御者

Parama Shakti Okkate ³/₄ 只有一个根本而原始的能量



“为我和借由我
而有所作为。
而所有作为会
转入一个祈祷，
引领至恩典。

不断地提醒自己，
‘赛是执行者，我是观看者。’
奉献一切行动给我
那么，报酬之事就
不再烦你了。”

——峇峇

这爱
是我特殊的标签，
借意愿无条件的行使。
这爱，欢迎你们大家，
祝福你们大家，
使我赶赴，在遥远地方的
求道者、受苦者和沮丧者的面前。

那是无上之爱(Parama Prema)的
真正信号。

那信号声称
我是赛峇峇。

——峇峇